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纂傳卷三上中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舉人臣李金玉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三上

元王天與撰

大禹謨第三

虞書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

漢孔氏曰矢陳也謨謀也鄭氏曰皋陶之謨禹之功各舉其著見之最盛者而言其寔互文見意觀序既謂禹成厥功而下文又總以大禹謨言之則皋陶可知○漢孔氏曰重矣二子之言陳氏曰申舒也謂發達之使申而不屈○朱子曰此乃三篇之序皋陶矢厥謨謂皋陶謨篇禹成厥功謂大禹謨篇陳九功之事故曰成厥功帝舜申之者舜因皋陶陳謨因申命禹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逆陳益稷篇中之語此一

句序益稷篇也。○唐孔氏曰史錄其辭作大禹皋陶二篇之謨又作益稷之篇凡三篇林氏曰一序分三篇者竹簡所載不能多分為三篇便簡冊而已非謂大禹謨盡在第一篇皋陶謨盡在第二篇也三篇中凡禹所言皆大禹謨凡皋陶所言皆皋陶謨又曰漢史既述二典此又述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為三篇備二典之所未備

## 大禹謨

漢孔氏曰禹稱大大其功王氏曰皋陶指其名而禹稱大禹者宅揆任大冠諸臣之上表而出之也。○朱子曰今文無古文有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曰若稽古說見克典○林氏曰文命上曰字史官曰也○漢孔氏曰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克舜朱子曰文命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是也祇敬也帝謂舜也呂氏曰祇承與重華不同重華有日月並明之意祇承不過坤承乾之象耳漢董子曰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蘇氏曰或以文命為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為何事耶

#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呂氏曰此下四章互相發明克艱之義○漢孔氏曰敏疾也能知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政治而衆民皆疾敏修德朱子曰曰以下禹言艱難也真氏曰禹言君臣之道蔽以克艱一言可謂至矣蓋以為難則存敬畏之心以為易則啓驕逸之志此治亂安危所自分呂氏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克艱者聖

人相傳之道厥后厥臣各止其所之意君克艱君之事臣克艱臣之事思不出其位也君不盡君道而下行臣事君職必虧非艱厥后臣不盡臣道而上僭君職臣職必虧非艱厥臣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漢孔氏曰茲此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安寧陳氏曰嘉言罔無伏隱也賢者才德多於人之稱唐孔氏曰言之善者必出賢人之口但言之易行之難或有人不賢而言可用故嘉言與賢異其文唐陸氏曰寧安也○漢孔氏曰帝謂堯也考衆從人矜孤憫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張子曰稽衆舍已堯虛其心以為天下也程子曰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已者固

而從人者輕也唐孔氏曰不虐不廢皆謂矜撫愍念之互相通也呂氏曰虐廢不必橫政暴刑加之一毫精神念慮之不到便是虐之廢之蘇氏曰無告天民之窮者困窮士之不過者○朱子曰舜因禹言謂此惟堯能之非常情所及蓋為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真氏曰知為君之難者易真知其難而能盡其道者難故曰允若茲惟帝時克世之人主謂言已盡用而不必求言不知伏于下者之難達也賢已盡得而不必求賢不知遺于野者之難進也惟堯於此一以難視之故能使言不伏于下賢不遺于野而致萬邦之安雖然堯猶慮其難也方且稽衆以求事理之當舍己以從人情之公無告易虐而不虐困窮易廢而不廢皆自克艱一念為之孔子論博施濟衆修己安百姓皆曰堯舜其猶病諸可謂知堯舜之心矣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漢孔氏曰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所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眷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為天所命所以勉舜也朱子曰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呂氏曰廣運者乾健不息之意惟其廣運乃能克艱真氏曰廣運則與天同德故能受天之命益之言全在廣運二字唐孔氏曰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孫氏曰命畀付也奄盡也○蘇氏曰至道必簡至言必近君臣相與艱畏舍已用衆禮鰥寡達窮士其為德若斗然此誇者之所小而世俗之所謂無所至也故舜時中之曰是德也惟光能之他人不能也益又從而贊之曰是德也推而廣之乃所以為聖神武文而天之所以命

充為天子者  
特以是耳

#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漢孔氏曰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項氏曰吉凶者總名廢興存亡成敗得失皆吉凶也張氏曰禹因益美克遂言此益亦因之以成舜○呂氏曰禹克艱之言得舜之言而愈彰舜克艱之言得益之言而益大益克艱之言得禹之言而始備聖賢之言互相發明以見君道之廣大而無窮若心之誠敬而無已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滛于樂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

百姓之譽罔弗百姓以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呂氏曰益又言克艱之目○漢孔氏曰先吁後成欲使聽者精其言許氏曰戒警也王氏曰自警戒無虞至四夷來王乃歷言戒哉之說○漢孔氏曰虞度也無億度謂無形成於無形備慎深朱子曰儆與警同古文作敬開元改今文蘇氏曰虞憂也自其未有憂而戒之矣○漢孔氏曰秉法守度言有常朱子曰失墜也陳氏曰度尋丈尺寸也以度喻法故言法度○漢孔氏曰涵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源富貴所忽故特以為戒陳氏曰浮水曰遊逸者放於安之謂葉氏曰涵如水之浸涵而不返○漢孔氏曰一意任賢果於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于心日以廣矣朱子曰勿禁止之辭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而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為也夏氏曰疑謀如詩所謂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當自作一句不連上文蘇氏

曰人之為不善雖小人不能無疑凡疑則已則天下  
無小人矣人之所以不能大相遠者皆好行其所疑  
也朱子曰百志猶所謂百慮呂氏曰志者心之所之  
一心既正凡有所之皆廣且明故曰云云○漢孔氏  
曰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專欲難成犯衆興禍  
故戒之蘇氏曰民至愚而不可欺凡其所毀譽天且  
以是為聰明而況於君乎違道足以致民毀而已安  
能求譽哉好行小惠以求譽於此固不足恤以為不  
足恤而縱欲以戾之亦殆矣○漢孔氏曰言  
天子常戒懼無怠惰荒廢則四夷歸往之林氏曰無  
怠荒所謂不倦以終之四夷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朱  
子曰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四夷歸往中土可知真  
氏曰益枚數告成而終之曰云云蓋治亂之源在人  
主之心益之戒始于君心終于君心此聖賢傳授要  
法也晉武帝混一天下唐玄宗身致太平皆以逸樂  
召夷狄之釁流禍至數百年然後知聖賢之言萬世

之著  
策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  
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  
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夏氏曰此禹又言保治之術○漢孔氏曰嘆而言念  
重其言鄭氏曰念常思也夏氏曰禹言今日德政已  
成其事誠美在帝不可不念其餘之術也○漢孔  
氏曰為政以德則民懷之呂氏曰德惟善政政本于  
德也政在養民民資于政也後世富國強兵非養民  
之政也○漢孔氏曰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唐孔  
氏曰此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洪範以生數為次此  
以相剋為次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彼為五材



此兼以穀為六府者穀之於民尤急穀是土之所生故于土下言之葛氏曰穀本在木行之數以為民食之急故別而附之夏氏曰今舜之治以之水火金木土穀之六府則既能惟修○漢孔氏曰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夏氏曰以之正德利用厚生之三事則既能惟和○漢孔氏曰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敘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左氏卻缺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朱子曰想當時田野自有此歌今不得見夏氏曰別而言之謂之六府謂之三事合而言之謂之九功六府修三事和則九功可謂有敘矣有敘非謂先水火而後金木土穀先正德而後利用厚生特謂九者之功各得其敘而不失其倫耳○或問論語韶武章朱子曰據書中說德惟善政至九敘惟歌此是韶樂九章者他意思是如何到得又曰此便是韶樂之本也

按禹謨辭簡而盡諛括實政之大者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二語是也以修以和要是帝王參贊經綸之寔處考之經傳可旁證者今史舉以衍前說修水之利其經制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散之為均遂為舍列而芟作流其潤聚之為原防為偃潴而衍沃被其澤皆是也修火之利其區畫如蔽有薪蒸園有芻蕘雉垣有令灰炭有備大之以鑿冶以埏埴足爍金而凝土小之以燒難以行水足美疆而糞野皆是也修金之利驗其地圖寬其巡禁因其寶藏物其材是已及其用之冶鑄必廣而器具備園法必通而貨貨衍利斯溥也修木之利辨其材麓別其植物毓其場圃滋其樹藝是已及其用之落彼材植而陰陽不拂其宜時彼斧斤而掄取不勝其用利斯溥也土會以辨地之生土化以相地之冥修土利也而猶不止此授之田野畫之井牧執度

度地度地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尤土利之大者也三農生九穀之殊巡野辨種種之種修穀利也而亦不止此視年歲之豐凶謹春秋之頒歛以之施惠則有鄉里之委積有門閭之委積有都鄙道路之委積以之先備則有三年之蓄有六年之蓄有九年之蓄尤穀利之大者也蓋泛觀天地間莫非五行百穀之利者亦既因民利而利之矣富而能教大君立極于上羣黎觀感于下經正民興斯無邪慝民德之正也通商惠工羨補不足固利用之著者而凡害至與備患生與防利之導之出入用之皆民用之利也仰事俯育飽食煖衣固厚生之著者而凡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欲壽為之生而不傷欲富為之厚而不困皆民生之厚也此皆府事修和之寔禹特以兩言談括之可謂簡而盡矣又按禹自天錫龜書而後以敘九疇之範則初一五行以下六十五字挈其綱以定九州之貢則

六府孔修以下三十一字立其本以陳九功之謨則此十有六字撮其要洪範其淵源處禹貢其作為處禹謨其敷陳帝前處語之詳略不同而定一也是輔成帝治卒使德政洋溢恩娛澤嬉九德之歌九聲之舞傳至成周尚以薦之宗廟而泰和與唐虞並稱世謂唐虞世遠復古之難以此語觀之皆鑒鑒精定讀者當深考之也

○漢孔氏曰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成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蘇氏曰先事而令曰成朱子曰威古文作畏鄭氏曰威刑勸勉壞敗也呂氏曰此段精神全在卽字蓋消息盈虛天理之常義成輔相君人之道也天下之理盛必有衰成必有敗卽云者聖人裁成輔相以贊消息盈虛之理觀勿壞之意聖人無窮之心可見矣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夏氏曰此舜又歸功於禹○漢孔氏曰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因禹陳九功而嘆美之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王氏曰方水之未平春作秋成有非稷者故地平然後天成朱子曰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也三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為故曰事鄭氏曰治理賴恃也夏氏曰禹功豈惟萬世曰萬世者始取其數之多言之耳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夏氏曰此下載舜禪禹事○漢孔氏曰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言已年老厭倦萬機汝不懈怠于位

稱總我衆欲使攝唐孔氏曰舜年六十三即政居帝位三十有三載至今九十五矣年在耄期之間故並言之張氏曰耄昏也期指是以為期也期則當頤以養之之時鄭氏曰倦懈勤勞也呂氏曰聖心純亦不已何由有倦但老將至而血氣若倦止倦於勤而已非倦于道也居天位者以勤為本舜既以倦勤自歎必求能勤者而遜位天行健天之不息也聖道運而無積聖人之不息也不怠二字足以當帝位帝德廣運亦不怠之功用也聖人之道未嘗一日怠怠則間斷不可以言聖矣陳氏曰總猶統也朱子曰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蓋堯欲舜真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亦若是而已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

# 惟帝念功

漢孔氏曰依倚邁行種布降下懷歸也言已無德民所不能依臯陶布行其德下洽于民民歸服之朱子曰邁勇往力行之意蘇氏曰邁遠也種德如農夫之種殖也衆人之種其德也近朝種而暮穫則其報亦狹矣臯陶之種其德也遠造次顛沛未嘗不在於德而不求報也及其充溢而不已則沛然下及於民而民懷之呂氏曰此非禹之謙辭禹盡克艱之道德雖已克常見其罔克民雖已依常見其不依即讓德弗嗣之意聖人之心見天下之理工夫無窮而舉臯陶以自代邁種臯陶栽培其德之豐熟也降如雨露之降黎民被其潤澤罔有不懷也種德比之罔克者如何民懷比之不依者如何此禹灼然不放當帝位之意○漢孔氏曰釋廢也朱子曰茲指臯陶也呂氏曰禹告舜以念臯陶也念之而在此釋而不念亦在此

名言者指其事而言之亦在此允出者信存于心亦在此史氏曰念功念臯陶種德之功也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漢孔氏曰或有干犯也無有干我正言順命呂氏曰帝者之世風俗醇厚敢于予正者已無而或干予正者亦無陳氏曰舜為正道之宗主使臣庶有一犯正者即犯舜之正也○漢孔氏曰弼輔期當也嘆其能以刑輔教當于治體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于無所刑民皆合于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朱子曰期者先事取必之謂陳氏曰明刑明審五刑予治猶言予正也協中則不犯正又不待論林氏曰聖人制為刑辟非期于多刑人多殺人以為威也以輔吾教之不逮而已出教則入刑出刑則入教使



民趨於五教而刑為無用此聖人之本心也  
臯陶能體此意而行之使天下知有契之教而不知有臯陶  
之刑蓋百官有司之職以無曠為能惟士則異此必  
使民不犯于有司天下無一人之獄其官若虛設者  
然後為能其官朱子曰懋宜作赫盛大之意此作懋者乃訓勉耳蓋古字亦或通用

按中正字義程子易傳曰中重于正正者容有不  
中中者未有不正朱子曰中是正之恰好處合當  
做底是正做得  
恰好處是中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  
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漢孔氏曰愆過也善則歸若人臣之義呂氏曰罔愆  
意極淵源惟寔用上之人知之夫非盛德之至剛健  
純粹質諸天地而不疑闢百聖而不慚歷萬世而無  
弊者何以至此真氏曰帝德雖覆載無以加而皋陶  
但以罔愆言之蓋必如是僅可謂之無過耳○漢孔  
氏曰御治也葉氏曰上下以勢言故曰臨衆寡以人  
言故曰御陳氏曰臨統御制御也御取馭焉為義羈  
勒以使從與寬正相反然人君能容衆而後能御衆  
寬容則人心固結乃所以為御世主以嚴法御下行  
於法之所及不行于法之所不及所御狹矣楊氏曰  
權不去手寬儘不妨○漢孔氏曰嗣亦世俱謂子延  
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鄭氏曰罰  
罪之輕者賞賜也應氏曰罰弗及嗣一人之身始惡  
終善猶不可棄況其嗣乎資延于世與人為善嘉勸  
來者然世賞而不世官也○漢孔氏曰過誤所犯雖  
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朱子曰即所謂普災肆

赦怙終賊刑者呂氏曰過慈則近於姑息反以害仁  
此編苟無刑故無小一言其義不侑聖人見人之故  
為惡者不俟其惡之大罪大則足以滅身矣自其小  
而刑之所以戢其為惡之心○漢孔氏曰刑疑附輕  
賞疑從重忠厚之至朱子曰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  
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  
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呂氏曰  
漢宣綠核信必而舜朝賞罰多疑然宣帝之信必燭  
火之光也帝舜之疑天地之寬也○漢孔氏曰辜罪  
經常司主也皋陶因帝廼已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  
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  
唐孔氏曰枉殺無罪妄免有罪二者俱失寧妄免大  
罪不枉殺無罪也陳氏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好生之  
德聖人所以配天地而有羣生自臨下以簡而下皆  
是呂氏曰自簡寬而發無非好生蓋好多事者必不  
好生好苛判者必不好生唐孔氏曰洽謂沾漬優渥

陳氏曰聖德決洽人皆自愛不犯有司之法上好人之生則民莫不自好其止仁心之相感也秦人殺人如草芥宜若民不敢犯而姦究愈不勝上輕人之生則民亦自輕其生戾氣之相召也○朱子曰帝德罔愆以下見聖心涵育發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嘗不流行其間此所以德洽民心而自不犯有司非既抵冒而復縱弛之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漢孔氏曰使我從心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汝能明刑之美真氏曰欲猶好也朱子曰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所欲也汝能使我如所願欲而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是汝之美

也張氏曰鼓之舞之不見其為之  
之迹而民莫不披靡此之謂風動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  
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  
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厯  
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漢孔氏曰水性流下故曰下水能成聲教之信成治  
水之功言禹最賢重美之朱子曰降水洪水也古文  
作洚孟子云水逆行謂之洚水蓋山崩水渾下流淤  
塞故其逝者輒復反流而泛濫決溢洚洞無涯也呂  
氏曰舜時水已平何以謂之儆予舜雖不見洪水之  
害常若洪水之在目前天地之中一物不順無非儆

予何暇計時之先後況舜時水猶未盡平誠不可不  
倣也王氏曰舉事當人信之謂之成允朱子曰成功  
謂水患既平而九功皆敘呂氏曰當此之時惟禹一  
人故曰惟汝賢○漢孔氏曰滿謂盈寔假大也言禹  
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為民執心謙沖不自盈  
大史氏曰勤儉二字視之若易行之實難惟踐履純  
篤涵養粹深者乃能故曰克勤克儉力足以堪其任  
之謂也呂氏曰滿假不必矜誇功成之後自以為功  
即滿假也禹既成功其心寂然若無所以為不自滿  
假唐孔氏曰上言其功此言其德故再言惟汝賢○  
漢孔氏曰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人而不  
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絕衆人唐孔  
氏曰矜伐俱是誇義程子曰禹不矜不伐天地同量  
也呂氏曰天下之理必有對已立則物對有對則有  
爭一有矜伐即有爭之理蓋矜伐者爭之對禹不矜  
不伐是無我也無我則無對無對則無爭矣○漢孔

氏曰丕大也歷數謂天道元大也大若天子舜禹  
有治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為天子朱  
子曰德指其克勤儉不矜伐而言功指其成允功而  
言歷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吳  
氏曰正朔自天子出諸侯受而行之天之歷數在汝  
躬言當天道為天子歷象日月以出正朔而號令天  
下司馬遷言充立義和之官明時正度陰陽調風雨  
節年者禪舜戒之曰云云舜亦以命禹由此觀之帝  
王之所重也陳氏曰躬身也朱子曰是時  
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陟言

按歷數之說惟吳氏得之書言歷者三堯典以歷  
對象而言此與洪範以歷舉數而言歷即步占之  
歷數即一百千萬之數歷所以為紀數之書數  
所以為起歷之元其曰天之歷數在汝躬則傳帝  
王之世運頌一統之  
正朔責任之大可知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漢孔氏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于形氣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于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于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或問人心是形氣之私指口鼻耳目四肢之屬否朱子曰是又問如此則未可便謂之私曰此數件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使公共故



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危亦未便是不好只有箇不好底根本○又曰陸子靜云舜若以人心為全不好則須說不好使人去之今止說危危者不可據以為安耳此言是○又曰道心惟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又曰人只有一箇心知覺從道理上去便是道心知覺從聲色臭味上去便是人心只爭些子人心人欲也此語有病危只是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以道心主之則危者自安若縱其欲則墮入于惡又不止于危喜怒人心也然無故而喜無故而怒與喜至于過怒至于甚皆為人心所使也須是喜所當喜怒所當怒乃是道心○又曰以飲食言之飢食渴飲人心也然必有義理存焉有可以食有不可以食如子路食于孔悝與夫嗟來之食此不可食者也又如父慈其子子孝其父常人亦能之道心之正也苟父一虐其子則子必狠然恃其父人心之所以危也惟舜不然雖其父欲殺之舜

之孝未嘗替此道心也故當使人心每聽道心之區  
處方可然此道心却雜出于人心之間微而難見必  
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又曰中庸謂擇善而固  
執之擇善惟精也固執惟一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惟精也篤行惟一也明善惟精也誠身惟一也大學  
格物致知非惟精不可明善惟精也誠身惟一也又曰聖賢  
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時之理其氣  
象如此也中庸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謂也  
此曰允執厥中以其在事者言之若天下之大本則  
不可得而執矣○真氏心經贊曰舜禹授受十有六  
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人心伊何生於形氣有  
樂有忿有懼惟欲易流足之謂危須臾或放衆慝從  
之道心伊何根於性命曰義曰仁曰中曰正惟理無  
形是之謂微毫芒或失其存幾希二者之間曾不容  
隙察之必精如辨白黑知及仁守相為始終惟精故  
一惟一故中聖賢迭興體姚法似提綱挈維昭示來

世戒懼慎獨閑邪存誠曰怨白慾必窒必懲上帝是  
臨其敝或貳屋漏雖隱寧使有愧四非當克如敵斯  
攻四端既發皆廣而充意必之萌雲捲席撒子諒之  
生春虛物茁雞犬之放欲其知求牛羊之收濯濯是  
憂一指肩背孰貴孰賤單食萬鍾辭受必辨克治存  
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惟此道心萬善之  
主天之與我此其大者欽之方寸大極在躬散之萬  
事其用弗窮若實靈龜若奉拱璧念茲在茲其可不  
力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孰此為先○又曰  
人心指聲色臭味之欲言也道心指仁義禮智之理  
言也以人主言之宮室之欲安膳服之欲美妃嬪侍  
御之奉觀逸遊田之樂皆人心之發也是心為主無  
所裁制則物欲日滋去桀紂不遠矣知富貴之不可  
恃而將之以憂勤知驕侈之不可肆而節之以恭儉  
知旨酒厚味為迷心之鴆毒而思却之知淫聲美色  
為伐性之斧斤而思遠之此道心之發也是心為主

無所沮喪則義理曰充去堯舜不遠矣人心之發如  
銘鋒如悍馬有未易制故曰危道心之發如火始然  
如泉始達有未易充故曰微惟平居莊敬自持察一  
心之所起知其為聲色臭味而發則克治之知其為  
仁義禮智而發則持守之自然禮義常存物欲退聽  
以之酌酢萬事無往非中矣蓋主于中則曰道心形  
於用則曰中道非二事也朱子曰允執其中堯之授  
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之  
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舜復加以三言者蓋必  
如是而後堯之一言可以庶幾也吳齊歐陽氏曰予  
讀論語堯曰數言疑虞書所載天之厯數至天祿永  
終無非允言蓋孔門舉其首末則其中間可想既以  
天之厯數在爾躬與四海困窮天祿永終道謂  
之堯言矣則危微精一之云何以知其獨非乎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  
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漢孔氏曰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必無成故戒勿  
聽用朱子曰無稽者不考于古弗詢者不咨于衆言  
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故戒其勿用○漢孔氏  
曰民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衆  
戴君以自存君恃衆以守國相須而立○漢孔氏曰  
有位天子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  
者言為天子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呂氏  
曰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敬修者用工之無已也既  
曰欽又曰慎又曰敬舜純誠之寔積於中故純誠之  
言發於外輔氏曰天祿謂天所與人君之富貴崇高  
也真氏曰堯之告舜曰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以後  
世言之必謂此不祥之語而古者君臣更相告戒不

諱危亡如此此其所以不危亡也○漢孔氏曰好謂  
賞善戍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慮而宣之成于一也  
朱子曰好善也戎兵也呂氏曰一言之間禍福係焉  
遜位之言既出不可以再此天子無戲言之意舜言  
此外如有敵人之窺轡內如有權臣之求  
閒舜時安有此蓋謹言者聖人常行之理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  
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  
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  
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漢孔氏曰枚謂匪卜之而從其吉此禹讓之志唐孔  
氏曰周禮有衡枚氏所衡之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

一枚兩枚則枚是籌之名也枚卜謂人人以次歷中卜之似若枚數然鄭氏曰問龜曰卜○漢孔氏曰帝王立占卜之官故曰官占藏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鄭氏曰占問也陳氏曰命謂令龜也元龜龜之大而善者○漢孔氏曰習因也言已謀之于心謀及卜筮四者合從卜不因吉無所枚卜張氏曰此如洪範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至於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陳氏曰人謀鬼謀雖欲其合大率以人謀為先就人謀中又以已之心為主蔡氏曰龜卜筮著林氏曰習重也如習坎之習不習吉猶言豈有汝既吉又更有人與汝重疊而吉真氏曰六經言鬼神始此其之一言最宜深味

按鬼神字義程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朱子曰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

靈神者陽之靈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寔一而已

○漢孔氏曰再辭曰固陳氏曰董子云聖人以天下為憂未嘗以天下為樂此禹固辭之意○漢孔氏曰言母所以禁其辭禹有大功德故能諧和元后之任○漢孔氏曰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陳氏曰舜言受終禹言受命互文蘇氏曰祭法謂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其堯乎

按文祖神宗皆難指言其人或指為黃帝或指為堯皆未敢以為然

○漢孔氏曰順舜初攝帝位故事本行之林氏曰總率百官如舜居攝之初所行事唐孔氏曰如舜典在璿璣以下班瑞羣后以上事其巡守非百官之事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



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  
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  
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三旬  
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誅  
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  
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  
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  
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唐孔氏曰此言征苗事○漢孔氏曰三苗之民數千王法徂往也不循常道言亂逆命汝討之陳氏曰有苗猶有扈有窮皆指有國之君蔡氏曰征正也正其罪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舜老而禹攝雖代總萬幾而堯舜為天子自若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在居攝後而稟命于舜不敢專也以此推之舜誅四凶亦必稟堯之命無疑○漢孔氏曰會諸侯共伐有苗單旅曰誓濟濟衆盛之貌真氏曰會諸侯之師而諸侯亦在蔡氏曰會徵會也誓戒也有會誓唐虞已然禮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漢孔氏曰蠢動昏暗也言其所以宜討之應氏曰蠢者物之但能蠕動而懵無知識之稱蔡氏曰迷惑也呂氏曰苗之惡盡出于昏迷不恭不恭者萬惡之源○漢孔氏曰狎侮先王輕慢典教反正道敗德義鄭氏曰侮輕慢忽自賢自以德賢於人也真氏曰道德二字並言始見於此道者常行之正路背之故言反德者固有之寔

理失之故言敗。○漢孔氏曰：廢仁賢，任姦佞。○漢孔氏曰：言民叛，天災之許。氏曰：災咎也。○漢孔氏曰：非故也。辭謂不恭，罪謂侮慢。以下事應氏曰：奉辭猶易，所謂利執言也。陳氏曰：蜀討也。○漢孔氏曰：尚庶幾一汝心力以從我命。○漢孔氏曰：以師臨之一月不服。呂氏曰：帝王之舉兵至則服，而三旬逆命，何也？有苗障蔽之深，自難感動。如一氣之春草木發生，而陰崖寒谷中者未拆根者，未芽。豈春氣之或偏歟？固陰凝結壅蔽，陽和姑少俟之，則昔之未發生者悉拆而芽矣。三旬逆命，寒氣凝結壅蔽時也。舜之春風和氣舉世游泳，則有苗雖頑，有時被其澤矣。○漢孔氏曰：贊佐禹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其修德致遠。林氏曰：益是時亦從禹出征。呂氏曰：贊猶贊天地之化育禹有是心而益贊之，非告以未知也。夏氏曰：德上可以動天，旁可以致遠。○漢孔氏曰：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鄭氏曰：招召謙遜也。蔡氏曰：

滿損謙益即易所謂虧盈而益謙者呂氏曰使禹以  
為弗率在苗非教化未至則滿矣自反愈至而不罪  
苗乃謙也唐孔氏曰因言行德之事欲禹修德謙虛  
以來苗○漢孔氏曰仁覆愍下謂之昊天言舜初耕  
于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昊天及父母克  
已自責不責于人蔡氏曰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朱  
子曰號泣于是天呼天而泣也于父母呼父母而泣  
也○漢孔氏曰隱惡載事也夔夔慄慄之貌言舜負  
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悚懼齋莊父亦信順之言能  
以至誠感頑父蔡氏曰自負其罪不以為父母之罪  
自引其惡不以為父母之惡龜山楊氏曰舜惟恐不  
順于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自以為孝則非孝矣蔡  
氏曰齋莊敬也慄戰慄也朱子曰李氏云舜能使瞽  
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  
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  
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

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于見其有不是處耳廣漢  
張氏曰父之詔子常理也今以瞽瞍之頑舜盡子道  
而瞽瞍亦允若是感格之道乃在于舜所以變化瞽  
瞍之氣質者舜也○漢孔氏曰誠和矧況也至和感  
神況有苗乎言易感蘇氏曰至誠感物曰誠○漢孔  
氏曰昌當也以益言為當故拜受而然之遂還師兵  
入曰振旅言整衆蔡氏曰昌言盛德之言呂氏曰拜  
而俞之所謂禹聞善言則拜唐孔氏曰振整也陳氏  
曰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泛言則兵衆也應  
氏曰此見其師出以律其歸以序終始以禮而不亂  
也見其養威斂重而士氣初不屈也下不恥其無功  
上不咎其方命唐孔氏曰還不請者進退由將或當  
時請命乃還文不具耳○漢孔氏曰遠人不服大布  
文德以來之呂氏曰誕大也舜之文德素孚于天下  
又太敷之則和氣彌滿天地之間矣○漢孔氏曰千  
楮羽翳也皆舜者所執修闡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

間抑武事唐孔氏曰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是武舞執斧執鉞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執籥執翟據器言之有武有文俱用以舞不用於敵故為文也朱子曰舞干羽于兩階只是置三苗于度外呂氏曰朝廷閒暇禮文之舞非有意於示有苗也○漢孔氏曰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者之必以道呂氏曰春意浸盛寒谷發生造化本無厚薄而萬物由造化以生者自有遲速知此則三旬之逆初非可怒七旬之格亦非獨遲先春後春各有其時至此不得不格也○蔡氏曰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教苗之來格亦非以舞干羽而後至史臣以為禹班師而後弛其威武專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故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今數千載之下猶可以是以而想其一時之氣象也○袁氏曰舜耕歷山時祇見厥父惟知已之有罪不見父之為頑極其精誠一念不雜所以瞽瞍底慤及其征苗

也自省未嘗有過惟見苗之作慝與祗見瞽瞍之時  
是心微有間矣所以苗民逆命及班師之後誕敷文  
德無異往時負罪引慝之心干羽之舞和氣充塞而  
遂格焉滿損謙益旋于影響然則人心其可以少自  
哉

尚書纂傳卷三上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三中

元 王天與 撰

皋陶謨第四

虞書

皋陶謨

漢孔氏曰皋陶為帝舜謀林氏曰此篇雖與禹相答問其寔陳于舜前史記云禹皋陶相與語帝前是也故揚子雲謂皋陶以知為帝謨○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曰若稽古皋陶

曰若稽古說見堯典○蔡氏曰典謨皆稱稽古而下文所記則異典主記事故堯舜皆載其寔謨主記言

故禹皋陶則載其謨后臣克艱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皋陶之謨也然禹謨之上增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者禹受舜天下非盡皋陶比例立言輕重於此可見也

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按此禹皋陶问答推廣迪德謨弼之義而究極於人君修齊治平處

○漢孔氏曰迪蹈也蔡氏曰皋陶言人君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謨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唐孔氏曰此曰上不言皋陶猶大禹為謀曰上不言禹

按允迪厥德從人君修德上說謨明弼諧從人臣輔德上說迪德即下文慎厥身修之云謨明則開陳乎此啓心沃心之謂弼諧則協贊乎此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之謂或以德為臯陶之德或以允迪為啓迪其君之德皆未當

○漢孔氏曰然其言問所以行○漢孔氏曰嘆美之重也慎修其身思為長久之道蘇氏曰慎其身之所修思其久遠之所至者禮云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故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漢孔氏曰言慎修其身厚次敘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張氏曰親親以隆其恩燕樂以合其好文足以相接恩足以相愛惇九族之道也尊尊而卑卑長長而幼幼親疎以別隆殺以辨敘九族之道也程子曰正倫篤恩義家人之道真氏曰庶明謂衆賢勸勉也翼輔也○

真氏曰：臯陶陳謨，未及他事，首以慎厥身修爲言。蓋人君一身，天下國家之本，而慎之一言，又修身之本也。思永者，欲其悠久而不息也；人主孰不知身之當修，然此心一放，則能暫而不能久，必也常思所以致其慎者，夫然後謂之永。後世人主，有初而鮮終者，由不知思永之義也。慎則常敬而無忽，思則常存而不放。修身之道，備于此矣。然後以親親、賢賢二者繼之。九族各之，屏翰也；篤敘而均被，其恩衆賢。吾之羽翼也，勉勵而樂爲吾助，身爲之本。而二者又各盡其道，則自家可推之國，自國可推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已。中庸九經之序，其亦有所祖歟。

按中庸九經，修身爲綱，而待臣與民皆其中切要之事。即如此篇，發首先言治之原在君身，而後言治之要在知人。安民下章，龜山楊氏說綱領固當然，又當考真氏說。

○漢孔氏曰以臯陶言為當故拜受而然之○三山陳氏曰禹臯同列或都或俞或吁或如何無非真情寔意之所發有合于心則都之俞之不合則吁之問之善之在已猶在人也故自言而先曰都不以為矜善之在人猶在已也故開言而拜不以為諂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龜山楊氏曰知人安民臯陶謨一篇之綱領也亦行有九德而下知人之事天敘有典而下安民之事○漢孔氏曰嘆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呂氏曰兩言在者辭定而理決也○漢孔氏曰言

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為難故曰吁葉氏曰帝謂舜也  
難者戒焉而不敢易也○漢孔氏曰哲智也無所不  
知故能官人惠愛也愛則民歸之蔡氏曰知人智之  
事也安民仁之事也哲智之明也惠仁之愛也○漢  
孔氏曰佞人亂真堯憂其敗政故流放之孔氏曰巧  
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  
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蔡氏曰能哲而惠猶  
言能知人安民也遷竄也巧好令善孔氏曰好其言  
善其色而大包藏凶惡之人也張氏曰驩兜誣人之  
功罪害於知人故憂之有苗頑弗即工害於安民故  
遷之巧言令色孔氏曰無所不害故畏之畏又甚于憂  
也唐孔氏曰帝能哲而惠則當朝無姦佞何憂懼於  
驩兜之佞而流放之何須遷徙於有苗之君何所憂  
懼於彼巧言令色為甚佞之人三凶見惡帝方始去  
之是知  
人之難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  
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  
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  
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  
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  
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龜山楊氏敘章旨見上文○漢孔氏曰言人性行有  
九德以考察真偽則可知朱子曰行者可見之迹也

程子曰存諸中為德發於外為行真氏曰九德之名自皋陶始○漢孔氏曰載行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為驗○蘇氏曰人之難知如此豈可畏其難而不求其說乎蓋亦以九德求之言其人則曰斯人也有某德言其德則曰是德也有某事載某事者歷言其事也

按諸家皆本孔氏說但書指謂九德之行殊科故必論其人之有某德有某德乃可論其人之足任某事任某事亦如立政述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以宅事牧準三事云

○漢孔氏曰問九德品例○漢孔氏曰性寬弘而能莊栗朱子曰栗字再見虞書皆莊敬謹嚴之意葉氏曰栗猶栗冽之栗○漢孔氏曰和栗而能立事蔡氏曰栗栗順立植立○漢孔氏曰慤慤而恭恪唐孔氏曰愿者慤謹良善之名王氏曰愿慤或失于朴陋恭謂恭肅有禮○漢孔氏曰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蘇



氏曰橫流而濟曰亂故才過人可以濟大難曰亂亂臣十人是也呂氏曰亂者能治亂之人多恃才作為大則為鯨小則為盆成括惟加以敬則處事當

按朱子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又曰程子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又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詳虞書敬字凡七見而此章特以敬言德故附其字義於此

○漢孔氏曰擾順也致果為毅朱子曰毅彊忍也○漢孔氏曰行正直而氣溫和○漢孔氏曰性簡大而

有廉隅朱子曰簡是好資質較之煩苛瑣細者不同廉謂有分辨也范氏曰物之有稜曰廉○漢孔氏曰剛斷而寔塞呂氏曰振也愆焉得剛惟剛而能塞則如孟子至大至剛塞乎天地○漢孔氏曰無所屈撓

動必合義朱子曰彊者力有以勝人之名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呂氏曰勇而無義為亂惟彊而有義則如孟子過孟貢遠矣○真氏曰九德之訓諸家各有得失今取其長合為一說蓋寬洪者易失于疏闊必以縝密濟之栗木性之最密者也柔順者易失于委靡必以植立濟之謹愿者未必能恭肅有能治之才者未必能敬謹馴順之人少果毅徑直之人少溫和簡者多務大體未必事無隅剛者或出血氣未必能為寔彊者見事勇為未必能合義學以成德則無一偏之失○唐孔氏曰寬柔擾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愿亂直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正直簡剛彊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孫氏曰言臣德則允柔後剛言君德則允剛後柔教人治人以中德為本論人則中德在剛柔之中此辨典章護洪範序德所以不同○真氏曰柔而立剛而塞雖各為一德然寬也愿也擾也簡也皆近柔故以柔以恭以毅以廉濟之皆剛之屬也

亂也直也彊也皆近剛故以敬以溫以義濟之皆柔之屬也○朱子曰九德分得細密又曰臯陶九德凡十八種皆是好底氣質每兩件闕合將來又曰舜論直溫寬栗及臯陶九德皆是反氣質之性

按九德諸解或二之為剛柔或三之為剛柔正直雖于說亦通然朱子說蓋析理于錙銖之謂

○無垢張氏曰自寬至彊皆天資自栗至義皆學力蔡氏曰而轉語辭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此濟彼之謂真氏曰張蔡二說不同然嘗思之德不待學而成者生知安行者也自非聖人其實必有所偏學以治之然後能復其性之全故舜命夔教胄子直而溫云云正此意也○漢孔氏曰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三山陳氏曰久而不變曰常勉彊於暫而不能安行于久非所謂常也劉氏曰吉士常人其揆一也立政云庶常吉士○漢孔氏曰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卿大夫

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  
為卿大夫史氏曰宣達也日宣者明揚導達之必勤  
也林氏曰古文書浚明與潛哲字通用唐孔氏曰大  
夫受采邑賜世族立宗廟世不絕祀故稱有家蔡氏  
曰使之為大夫以浚明有家之政事也○漢孔氏曰  
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  
可以為諸侯林氏曰嚴亦敬也既曰嚴又曰祇又曰  
敬謂好賢樂善之心有加無已也張氏曰為諸侯則  
有山川土地之廣人民之衆而豐于都邑故稱有邦  
蔡氏曰使之為諸侯以亮明有邦之政事也○漢孔  
氏曰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  
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德能治之士  
並在官胡氏曰受容納也施用也王氏曰合九德而  
受之數九德而施之馬氏曰才德過千人曰俊百人  
曰又應氏曰合九德之人而成事其事所謂德者貴  
本末而一之也非塊然土木也彼分才德而二之殆

末流之論耳八元八凱皆粹德也而謂之才子其全才備德如此後世治天下者大槩取辦于才力非九德俊乂之謂也○蘇氏曰後之學者多說天子用九德諸侯用六大夫用三其寔未必然也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使諸侯而有爭臣七人可得謂之脩天子乎故觀書者取其意而已或曰皋陶之九德則堯舜禹知人之法矣乎曰何獨皋陶舜命夔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箕子教武王曰正直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雖詳畧不同然皆以長短相補剛柔相濟其意曰以此觀人參其長短剛柔而雜用之可以無大失矣譬如藥之有方聚衆毒而治一病君臣相使畏惡相制幸則愈疾不幸亦不至殺人者○漢孔氏曰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政無非夏氏曰自朕事言則曰百僚自治事言則曰百工○漢孔氏曰凝成也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蔡氏曰撫順

也唐孔氏曰撫五辰者堯典敬授民時平秩東作之類葉氏曰不特授時而已大而燮理陰陽小而山澤草木無不得其所胡氏曰春盛德在木於是布德施惠修舉政事所以順木之辰夏盛德在火於是繼長增高勞民勸相所以順火之辰秋盛德在金於是選士厲兵禁暴誅慢所以順金之辰冬盛德在水於是選謹蓋藏循積聚飭國典所以順水之辰四辰順則土在其中矣真氏曰凝者凝定堅久之意成功非難而堅久為難○漢孔氏曰不為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真氏曰有邦諸侯也人主一身天下之表倡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教有邦所謂教者非昭然示人有意向也逸欲之念少萌于中則天下從風而靡矣○漢孔氏曰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司馬氏曰治之于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于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故曰知幾其神乎周子曰幾善惡朱子曰周子說幾儘有警發人處

近而公私邪正遠而廢興存亡只於此有破便轉  
了呂氏曰一二日之中幾微有萬而難察自微而動  
之善則善之惡則惡一心之中  
少有不敬善惡即於此而判矣

按虞書言幾者三周書戒非幾者一諸家有指事  
而言者有指心而言者幾無不在要湏合二義為

密伏生大傳作

一日二日萬幾

○漢孔氏曰曠空也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天理  
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呂氏曰凡在職位無非代  
天理物耳如天之  
為然後能亮天工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  
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

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  
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龜山楊氏敍章旨見上文○漢孔氏曰天次敍人之  
常性各有分義當勅正我五常之教使合于五厚厚  
天下唐陸氏曰有典馬本作五典蘇氏曰勅正也呂  
氏曰勅有整飭之意五典說見舜典陳氏曰五者之  
典皆厚之所謂厚人倫也○漢孔氏曰庸常自用也  
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  
使有常唐陸氏曰有庸馬本作五庸蘇氏曰秩亦敍  
也王氏曰吉凶軍賓嘉之禮亦天所秩也天子當自  
其禮庸之庸者常用之謂也○程子曰書言天敍天  
秩天有是禮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張子曰生有  
先後所以為天敍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  
秩天之生物也有敍物之既形也有秩知敍然後經



正知秋然後禮行朱子曰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典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著如此後之人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漢孔氏曰喪善也朱子曰喪即是中以衷為善却未親切蔡氏曰喪降喪之喪即所謂典禮也君臣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是所謂和衷也○漢孔氏曰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米章各異所以命有德蔡氏曰此即周官司服公以下五等之服孔氏以天子言之非也服說詳見益稷○漢孔氏曰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宜必當五刑說見舜典○程子曰天命天討只是天理自當如此人何當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善如

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彼自絕  
於理故用刑以懲之賞刑之用何嘗容心于喜怒哉  
只是一箇義義之與比○漢孔氏曰言人若居天官  
聽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林氏曰大曰政小曰事兩  
言懋哉者勉勉而不自已也○朱子曰要惇五典庸  
五禮須是同寅協恭和衷要章五服用五刑須是政  
事懋哉懋哉○漢孔氏曰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  
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漢孔  
氏曰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  
天明可畏之效○呂氏曰自我民聰明觀斯民生知  
之時可見自我民明威觀斯民凜然不可犯之時可  
見或問天聰明云云不知明畏是兩字還是一字林  
氏以為聰明言視聽明畏言好惡未知如何朱子曰  
林氏似是明畏言天之所明所畏所明如明揚側陋  
之明所畏如董之用威威用六極之意○漢孔氏曰  
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去之君不可

不敬懼蔡氏曰上天下民也有土有民社也天人一  
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所在而吾心之敬又  
合天民而一之也有土者不可不知所以敬哉真氏曰  
隆古君臣講明政治無一事不本於天無一事不本  
敬於

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臯陶曰予  
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按此又臯陶與禹  
更相推讓以結之

○漢孔氏曰其所陳九德以下之言順于古道可致  
行三山陳氏曰臯陶謂我之言順于理可以致而行  
之史記作吾言可底行乎○漢孔氏曰然其所陳從  
而美之曰用汝言致可以立功○漢孔氏曰因禹美

之承以謙辭言戒未有所知蘇氏曰曰當作日陳氏  
曰贊如益贊禹之贊贊贊贊之不巳也蔡氏曰襄成  
也惟思日贊助于帝以成其治而已呂氏曰臯陶陳  
謨如此方慷慨不自以為可行賈誼治安一策才略  
如不可勝用謂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又謂何  
不令臣為屬國之官其視臯陶氣象為何如何

尚書纂傳卷三中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三下

元 王天與 撰

益稷第五

虞書

益稷

漢孔氏曰禹稱其人因以名篇林氏曰伏生以益稷合於皋陶謨孔氏據科斗書釐而為二觀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寔與前篇贊贊襄哉相接蓋古竹簡文多者一篇釐而為二既釐之必以篇名別之故簡冊當從孔氏而以文相屬讀之當以伏生為正○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兪師汝昌言

蔡氏曰此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漢孔氏曰因臯陶謨九德故呼禹使亦陳昌言昌言說見大禹謨○漢孔氏曰拜而嘆辭不言欲使帝重臯陶所陳言已思曰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蔡氏曰孜孜勤勉不怠也蘇氏曰予何言者猶臯陶之未有知也思曰孜孜者猶臯陶之思日贊贊也皆相因之辭是以知曰之當為日也伏生以益稷合于臯陶謨有以也夫○漢孔氏曰問所以孜孜之事唐孔

氏曰皋陶性禹不言故曰吁又曰如何○洪水滔天  
浩浩懷山襄陵說見堯典○漢孔氏曰言天下民昏  
瞽墊溺皆困水災○漢孔氏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  
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櫟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  
開通道路以治水也奏謂進于民鳥獸新殺曰鮮與  
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許氏曰乘駕也唐孔氏曰  
史記河渠書云泥行蹈橈山行即橋徐廣謂橈一作  
輶直輶車也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輶山行則橈輶  
形如箕橈行泥上如導謂輶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  
也應劭謂橈或作標為人所牽引也如淳謂橈以鐵  
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謂  
木器如今輶狀人輶以行也輶與輶一標與橈輶一  
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蔡氏曰隨  
循刊除也王氏曰隨山相水所出入治之刊木以達  
險阻除障蔽也陳氏曰與益奏進衆鮮食於民魚鼈  
新殺亦曰鮮此承山下故為鳥獸下承水後故為魚

鼈○漢孔氏曰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畝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深之至川亦入海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鼈使民鮮食之陳氏曰決疏通也夏氏曰史記以導弱水以下為九川謂弱水也黑水也河也漢也江也沅也淮也渭也洛也說者因謂距四海者弱水入流沙為西海黑水入南海為南海河北播為九河入于海為北海餘六水所入為東海海不必如此之泥但謂九州之川皆決以入海因以四海言耳王氏曰決九川距四海使大水有所歸澮畎澮距川使小水有所入葉氏曰艱食言稼穡艱難唐孔氏曰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不足故鮮食以助穀陳氏曰水漸除矣與稷播種衆穀進衆鮮食于民○陳氏曰益稷播奏艱鮮非人人而飲食之亦教之有方耳○葉氏曰洪水之害草木暢茂禽獸繁殖禹隨山刊木除其壅蔽然後益得以烈山澤而焚之禽



獸可得而食所謂豎蓋奏庶鮮食也決九川使至海  
濬畎澮使至川降丘宅土然後稷得以播五穀教稼  
穡蕪魚鼈而食之所謂豎稷播奏庶艱食鮮食也○  
郁氏曰禹言豎蓋於隨山刊木之下言豎稷於濬畎  
澮距川之下則是以刊木之故而豎蓋以濬畎澮之  
故而豎稷夫木乃山林之產畎澮乃田間之道蓋為  
虞寔主山澤以刊木之故豎蓋則木之所以刊皆蓋  
寔為之稷田官常出入田間以濬畎澮之故豎稷則  
畎澮之所以濬皆稷寔助之刊木以除水之蔽濬畎  
澮以致水之通二者治水大事也而蓋稷有功焉則  
是治水功成禹固為先蓋稷寔亞之矣說者不以刊  
木論豎蓋惟以奏鮮論豎蓋不從濬畎澮論豎稷惟  
以播奏艱鮮論豎稷於是禹所言者殆類自侈其功  
之辭今當從隨山刊木豎蓋濬畎澮距川豎稷作句  
則禹所言悉是歸功於此二人也○漢孔氏曰化易  
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徙有之無魚鹽徙山

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王氏曰居儲也應氏曰勤而不匱流而不滯公天地之利以養天地所生之人豈後世均輸平準區區殖利以自私哉伏生大傳作貿遷有無化居○漢孔氏曰米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為治本蔡氏曰烝衆也應氏曰艱鮮並奏食貨交貿而必摠之以乃粒則養民之政本可知六府之土穀惟修五行之土爰稼穡本末輕重之序瞭然也陳氏曰作乂興于治也○漢孔氏曰言禹言甚當可師法○林氏曰禹雖不以陳謨自居惟述其治水之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予之所以思日孜孜者蓋欲君臣之間相與警戒常如洪水未平之時則國家之福保無窮矣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

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林氏曰此卽舜禹推明慎位之道○唐孔氏曰禹以  
臯陶然已因嘆而戒帝曰帝當謹汝所在位葉氏曰  
慎乃在位卽前帝所謂慎乃有位蓋古者君臣更以  
其言相告戒類如此○漢孔氏曰然禹言受其戒○  
漢孔氏曰言慎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念慮幾微以  
保其安其輔臣必用直人真氏曰先儒謂心者人之  
北辰辰惟居其所故能為衆星之綱維心惟安所止  
故能為萬事之樞紐蔡氏曰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  
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人  
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于理而不得所止安  
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  
云為各得其當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  
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卽下文庶事康哉  
之義也呂氏曰安汝心之所止必於動之微及靜而

無事之時當致省察之工又必輔弼之人直而無隱蓋治心之道毫釐眇忽宴閒暇豫工夫最切而繩愆糾繆格其非心隄防最要惟幾惟康則內得其養其弼直則外得其養

按幾康如呂氏說固密如蔡氏從事上說亦通且又與下文庶事康哉合今並存之

○漢孔氏曰侯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夏氏曰經言惟動丕應侯志不言惟動侯志丕應此禹戒舜舉動之際當應從天下所侯之志猶所謂丕從厥志也○漢孔氏曰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林氏曰書稱天稱帝其定一也如既云格于皇天又云格于上帝既云帝乃震怒又云天乃錫禹既云惟帝不畀又云惟天不畀皆史錯錄其文以成其義○漢孔氏曰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林氏曰據下文欽四鄰指禹之僚屬而言臣哉者指禹言之言賴爾臣之助也鄰哉者汝又

當率其僚屬左右前後之臣以為我助也既言臣哉鄰哉又言鄰哉臣哉反覆重複以見至誠之深○陳氏曰舜既然禹慎位之言而禹又然舜臣鄰之言君臣之相然豈苟為容悅必有莫逆於心者矣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王氏曰自臣作朕股肱耳目至否則威之帝責任于禹○漢孔氏曰言大體若身鄭氏曰股足也肱手也

唐孔氏曰帝以禹然已言又曰云云言已勤作視聽皆由臣也吳氏曰左右有民為作肱而言宣力四方為作股而言觀古人之象為作目而言聞五聲八音為作耳而言推此四者則亦無所不賴之矣高宗之命侍說蓋出于此○漢孔氏曰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呂氏曰予欲左右扶持其民翼而左右者汝也林氏曰左右即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之意陳氏曰翼如鳥翼輔而起之謂翼即左右之也○漢孔氏曰布力立治之功汝當為之林氏曰宣力即所謂陳力蓋陳力就列臣之職也呂氏曰予欲宣康濟之力而及于四方為其事者汝也○漢孔氏曰欲觀示法象之服制日月星為三辰華蟲雉也會五示藻水草有文者火為火字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五色備曰繡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

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唐  
孔氏曰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  
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也鄭玄謂宗彝宗廟  
之鬱鬯樽也虞夏以上蓋取虎與雉象而已粉米白  
米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蓋半白半黑似斧刃  
白而身黑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為兩已字  
以青黑線繡也又曰鄭玄云會讀為繪日月星山龍  
華蟲六者畫以作繪施于衣絺讀為綈綈也宗彝  
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紵以為繡施于裳蔡氏曰易言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  
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于堯舜日月星辰取其照臨  
山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蟲取其文宗彝取其孝藻取  
其潔火取其明粉米取其養黼取其斷黻取其辨陳  
氏曰采華采之物也藍之采青砂之采赤五采五種  
之采藍砂粉墨之類彰施施其采而彰之也五色青  
赤白黑黃也又曰周禮司服云公自衮冕而下如王

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鄭氏註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于宗彝一龍二山三華蟲四大五宗彝皆畫以爲繡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皆布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鷩冕以雉謂華蟲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畫虎虬謂宗彝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布刺粉米無畫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凡冕服皆玄衣纁裳虞制雖未必盡同大畧當然○漢孔氏曰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祭天下治理及忽亂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審聽之唐孔氏曰六律六呂當有十二惟言六律者鄭玄云舉陽陰從可知也蔡氏曰忽治之反也蘇氏曰以樂之聲音察世之治否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政修理若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急



情葉氏曰五言即五聲也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雖言也播于律之所和則為五聲雖聲也本于詩之所韻則為五言林氏曰出五言者為之詩歌播於聲音宣之于下若關雎葛覃之類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也納五言者謂下之言播于詩歌者以達於上若太師陳詩賦以觀民風也

按漢志引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咏以出內五言伏生大傳亦作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所謂七始者或曰七音或曰七聲或曰七均蓋宮商角徵羽及變宮變徵也西山蔡氏云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反故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于自然也然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至二變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于正聲但可以濟五聲之不及而已然有五聲而無二變亦不可

為樂也前舜典已載五聲之位所謂變宮變徵亦以隔八相生假如子黃鍾為宮未林鍾為徵寅太簇為商酉南呂為羽辰姑洗為角此正聲五也又加以夾位應鍾在宮羽之間為變宮午位蕤賓在角徵之間為變徵此變聲二也諸律倣此虞書雖無七始二字而參之他書固有此理杜氏通典註又謂殷以前但有五聲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未詳二聲的起何代姑識其說漢志咏以出內五言尤明○漢孔氏曰我違道汝當以我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弼呂氏曰股肱耳目之外又以一身是非之責盡付于禹也古者君臣之義委任之至如此舜之為君非有所嫌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有所未盡而致人之後言虞廷之臣又非肯欺其君而為面是背非之行○聖人敬畏無已虛懷待諫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其求之切也如此○漢孔氏曰四近前

後左右之臣勅使設其職伏生大傳曰古者天子  
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  
問無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  
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  
國之君又曰其為人也仁好學而多聞道順天子  
疑而問焉則未嘗有過而疑者謂之疑疑者疑于  
天子者也故其位在前其為人也彊立而敢斷廣  
心而從欲輔善而義者謂之輔輔者輔于天子者  
也故其位在左其為人也廉潔而切直弼過而諫  
邪者謂之弼弼者弼于天子者也故其位在右其  
為人也多聞而齊給便利而不超善應顧問而不  
回者謂之丞丞者丞于天子者也故其位在後天  
子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  
過事不得為非也林氏曰欽四鄰者言汝當敬汝  
左右前後所與比  
有以事上者也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  
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漢孔氏曰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于是而為  
非者當察之蔡氏曰讒說即舜所聖者○漢孔氏曰  
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笞撻不是者使記識  
其過唐孔氏曰古之射侯無以言之周禮司裘云王  
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鹄諸侯則供熊侯豹  
侯卿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鹄若天子以下之燕射  
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  
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熊侯以下同五十弓即  
侯身高一丈若臣共射之蔡氏曰撻扑也即扑作教刑者

按此化庶頑以射侯之禮者與王制待不帥教之  
人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之意同蓋古人鄉射

其中包涵教人意思最為深遠又鄉射禮司射指  
扑即撻以記之之意侯明撻記文脉相聯不可析  
為二  
句解

○漢孔氏曰書識其非欲使改悔與共並生蔡氏曰  
識誌也錄其過惡以誌於冊如周禮鄉黨之官以時  
書民之孝弟睦婣有學者也張氏曰人之生也直罔  
之生也幸而免頑讒之人有死之道其生也幸免而  
已謂之並生者使之為善有可生之道也○漢孔氏  
曰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導之唐  
孔氏曰工周禮大師瞽矇之類是也陳氏曰颺播揚  
之也使樂官以所誦納之詩歌時時颺颺而感動之  
使興于善蓋以樂教也○漢孔氏曰天下人能至于  
道則承用之任以官不從教則以刑威之蘇氏曰論  
語云有恥且格格謂改過陳氏曰承尊顯之庸官使  
之否不格者蘇氏曰威如屏之燹之寄之類○林

氏曰庶頑讒說雖甚可惡能化之未必不為善苟棄之則亦以不肖之心應之矣邵子云堯舜之世非無小人難乎為小人也謂待之盡道亦變為君子此所以比屋可封也又曰此龍之職其畧見於舜典其詳見于此命禹總其事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王氏曰自俞哉至帝其念哉禹歸重于帝○漢孔氏曰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蘇氏曰春秋傳太子欲殺泮良夫靈公曰諾哉諾哉者口諾而心不然也俞哉者亦有昧其言矣其心猶

有所不可也蔡氏曰禹雖俞帝之言而有未盡然之意謂庶頑讒說加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林氏曰海隅四海之隅也張氏曰堯典言光被四表言堯德之光也此言光天之下言舜德之光也遠至海隅微至蒼生無不在光輝中○漢孔氏曰獻賢也萬國衆賢共為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為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孫氏曰黎首之民謂之黎民賢于黎民謂之黎獻唐孔氏曰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奏試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于諸侯其人見為國君故令奏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納庶納謂受取之庶謂在羣衆○漢孔氏曰上惟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蕭氏曰賢否明則人安分而無競心是以讓名器不瀆則人不敢慢是以敬應○漢孔氏曰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於無功以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孫氏曰敎同猶晉同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  
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  
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  
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  
即工帝其念哉

漢孔氏曰丹朱堯子舉以戒之唐孔氏曰朱處丹淵  
為諸侯丹國朱名也真氏曰丹朱之惡禹獨以傲斷  
之傲者衆愚之源也張氏曰慢不恭也遊不勤也  
漢孔氏曰傲戲而為虐無晝夜常雖肆惡無休息  
張氏曰傲侮人也虐害人也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  
足罔晝夜雖則其不舍晝夜可知矣。漢孔氏曰



朋羣也丹朱習于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羣淫于家  
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蔡氏曰堯以天下與舜  
而不與朱故曰殄世程子曰舜之不為此雖至愚者  
亦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  
得不如是也○漢孔氏曰創慙也塗山國名慙丹朱  
之惡卒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公呂  
氏曰創者見惡而為善之力也林氏曰丹朱之惡起  
於慢遊故已慙創不敢不通勉以赴事功唐孔氏曰  
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謂塗山在壽春縣東  
北塗山之國蓋近彼山○漢孔氏曰啓禹子也禹治  
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  
之功故蔡氏曰呱呱泣聲也荒大也陳氏曰度相度  
也○林氏曰自古未有沉溺乎妻子之愛而能成大  
功立大事者真氏曰朱惟驕怠是以逞欲禹惟敬戒  
是以忘私○漢孔氏曰五服甸侯綏要荒服也服五  
百里四方相距為方五十里治洪水輔成之張氏曰

當堯之時固有其制橫流之後亂而難治堯而未修禹於是奠其封域為之疆理所以弼成之也○唐孔氏曰鄭玄云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以佐收陳氏曰州十有二師即十二州牧也以其養民故言牧以其為一州之師帥故言師○漢孔氏曰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為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獎帝室唐孔氏曰薄者逼近之義言徙京師而至于四海也王制謂五國以為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陳氏曰建立也咸建謂內外皆建五長特諸州之外無師耳○新安王氏曰師之五服甸侯綏在九州內要荒在九州外成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要在九州內夷鎮蕃在九州外九州之內有師有長其治詳九州之外薄于四海有長無師畧之也○漢孔氏曰九州五長各蹈為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蔡氏曰即就也林氏曰帝當以三苗為念而憂勤于政事不可有一日之慢遊也

按前章帝貴治于禹者由相臣為之總合四鄰為之助而雖庶頑譏說亦期使薰陶於政教禮樂之中此章禹論治于舜者又謂由帝德為之倡合萬邦黎獻薄海內外為之應而雖頑如有苗亦不使自棄于事業功庸之會如此乃為聖治大包天下之氣象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

明

鄭氏曰此歸美于二臣○漢孔氏曰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有次序夏氏曰即所謂九功惟敘也○漢孔氏曰禹五服既成故皋陶敬行其九德考績之次序於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白夏氏曰禹言苗頑弗即工欲帝念之故帝言我命皋陶敬承汝功之有次序者而用刑以防之正如前九功惟敘之後

董之用威俾勿壞也陳氏曰象刑即象以典刑明刑說見禹謨

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  
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蕭韶  
九成鳳皇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  
諧

林氏曰此節夔言作樂之效○漢孔氏曰夏擊柷敔  
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為之寔之以糝所以節樂球  
玉磬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  
故以祖考來至明之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  
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蔡氏曰夏擊考學也陳氏  
曰球學能鳴故稱鳴球新安王氏曰八音以石為君

故韶以球為首林氏曰楊雄長楊賦云夏滴鳴球劉良註謂球樂器也夏滴拊擊也是鳴球可以夏擊也新安王氏曰拊猶擊也拊輕手取聲也瑟琴屬爾雅疏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後加文武二絃大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絃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林氏曰古語云拊鳴琴又云手撫五絃是琴瑟可以拊拊也蔡氏曰樂之始作升歌于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林氏曰來格者非謂有神靈光景接于人也蔡義云其入室也儼然如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如聞容聲出戶而聽愜然如聞其嘆息之聲是為來格薛氏曰朝廷之官謂之后三后成功是也有邦諸侯亦謂之后羣后四朝是也唐孔氏曰王者之後尊于羣后故殊言在位羣后亦在位也後

言德讓丹朱亦以德讓也。○漢孔氏曰：堂下樂也。鋪大鐘間迭也。吹笙擊鐘，鳥獸化德相率而舞。鎗陰然爾雅疏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骨氏以爲如虎六孔。蔡氏曰：如周禮所謂陞竹之管，絲竹之管，孤竹之管也。唐孔氏詩疏曰：鼗小鼓，持其柄，拙之傍耳。還自學又曰：合樂用柷，止樂用敔。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欲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鉛刺以木，長一尺，撥之。爾雅註曰：笙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葉氏曰：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頌鐘，即鋪鐘。詩云：賁鼓維錦，新安王氏曰：凡樂以人聲爲主，歌于堂上者曰登歌，歌于堂下者曰間歌。以詠堂上之登歌也，以間堂下之間歌也。林氏曰：詠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鄉飲酒禮云：歌鹿鳴笙南陔間。

歌魚麗笙由庚或其遺制唐陸氏曰踏舞貌○漢孔氏曰韶舜樂名言蕭見細器之備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爾雅註蕭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十六管長尺二寸林氏曰古文尚書蕭字作箭舜者所執之物說文于蕭字註云參差管於箭字註云舜樂名箭蕭音同義異季札觀樂見舜韶箭者其字作箭是知箭韶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蕭故諸儒以為蕭管此皆曲說蕭韶九成論其舞也舜治功見于九功惟敘故樂以九為節歌于堂上者九德之歌舞于堂下者九聲之舞亦猶武王之功成於六故樂以六為節也唐孔氏曰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言九成文中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于形而流於聲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為而藏乎○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上下迭奏間合而後曲成神

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以祖考尊  
禘故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非堂上  
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夔曰於予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說見舜典漢孔氏曰尹正也衆  
正官之長信皆諧和陳氏曰石與球皆磬也蔡氏曰  
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故舉磬以終焉上言鳥獸  
此言百獸者羽鱗總可謂之獸也薛氏曰百官之長謂  
羽者鱗者羽鱗總可謂之獸也薛氏曰百官之長謂  
之尹百僚庶尹是也有邦諸侯亦謂之尹尹茲東郊  
是也孫氏曰上先言神人而及鳥獸以先後為序此  
先言百獸而及庶尹以難易為序也○程子曰記云  
後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矣如百獸舞鳳皇儀三代  
以降無此也○張子曰觀虞書禮樂大備○左氏傳  
吳公子札聘魯請觀周樂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  
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  
其茂以加于此矣○朱子曰有舜與文王之德則聲



為律而身為度簡韶二  
南之詩不患其不作

按虞書言樂至是為備然須考論韶樂根抵處朱  
子謂德惟善政至九敘惟歌此韶樂九章蓋當九  
功告成之後德澤滿天地和聲溢  
宇宙故發為韶之盡善盡美如此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  
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  
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  
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林氏曰史又載舜皋賡歌之辭。○漢孔氏曰作歌以戒之說已見臯陶謨。呂氏曰天命流行內而起居寢處外而天下萬事無非天命必有以勅之時者時時勅之幾又時之微也。頃刻之際幾微之中一毫不勅則私欲間之矣。大抵天命流行而不息聖心亦流行而不息此舜居太平極治之心。蔡氏曰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源氏曰此歌引也。

按呂氏說天命固精然書中率以難誥靡常之命為言二說當無取

○漢孔氏曰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呂氏曰乃歌曰云云言勅天命者當如此。陳氏曰喜喜樂也起作興也。○漢孔氏曰大言而疾曰颺承歌以戒帝。林氏曰首至手曰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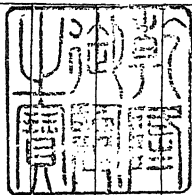
手首至地曰稽首李氏曰念哉者常念其敬勅之意也○漢孔氏曰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為起治之事當慎汝法度敬其職蔡氏曰率總率也呂氏曰興者奮勵之謂○漢孔氏曰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敬修以善無懈急范氏曰省察也呂氏曰治雖成時時省之蓋日中則是月盈則虧當既濟太平之時省察之功不可歇也○徐氏曰臯陶特曰念哉兩曰欽哉蓋欲操存於念而始終乎敬也孫氏曰此歌引也○漢孔氏曰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衆事乃安以成其義陳氏曰明良乃君道臣道之本體良善也○漢孔氏曰叢脞細碎無大畧若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蔡氏曰惰懈怠墮傾圯也○范氏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于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王氏

曰前言庶事後曰萬事  
甚言叢脞情之廢事也

按帝歌勅天時幾而臯陶颺言發明其旨曰念曰  
飲曰慎曰省皆敬勅意喜起之歌言夫淳厲此者  
精神奮事業昌也明良之歌言夫審繹此者見趣  
融事理當也叢脞情墮之歌又言夫玩忽此者精  
神見趣消鑠殆盡上靡弊下怠荒事亦從而墮廢  
也舊說全章不歸宿於勅天時幾二句又或謂帝  
歌主于有為賡歌主于無為  
若有救偏之意亦未得其旨

總說作歌賡歌意○真氏曰舜歌本為勅天而作  
君臣唱和乃無一語及天者修人事所以勅天命也  
○呂氏曰是歌三百篇之祖也治定作歌宜其發揚  
蹈厲而云勅天之命至樂乃在儆戒之中臯陶聞之  
颺言大呼亦宜鋪張治功而不出于規矩準繩之內  
此所以見情性之正○漢孔氏曰拜受其歌成羣臣

自今以往敬其職事哉呂氏曰古者君臣席地而坐  
一言之間可為帝者師以師禮拜而俞之觀往欽哉  
一語所謂堯舜雖沒千百年其心至今猶在也陳氏  
曰典謨之書皆以欽終之○總說虞書意○陳氏曰  
二典載其君之始末三謨乃錄其君臣平生嘉言善  
政非盡出一時之詞然史所編次脉絡相貫未嘗無  
意袁氏曰典謨靡不  
畢具皆可為萬世法



尚書纂傳卷三下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纂傳卷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陳潔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四

元 王天與 撰

禹貢第一

夏書

唐陸氏曰夏禹天下  
號也凡九篇五篇亡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漢孔氏曰分其圻界唐孔氏曰計九州之境當應舊  
定而云禹別者以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故言禹別耳  
○隨山說見益稷濬川說見舜典○漢孔氏曰任其  
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漢孔氏曰此堯時事而  
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唐孔氏曰史錄其事  
以為禹貢之篇諸序皆言作某篇此不言作禹貢者



以發首言禹句末言貢篇名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為理足而略之也

### 禹貢

漢孔氏曰禹制九州貢法林氏曰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摠名又曰書有六體典謨訓誥誓命此篇典體也○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洪水泛濫禹分布治九州之土張氏曰敷分也分土即別九州之義○隨山刊木說見益稷張氏曰序言隨山濬川言其終也此言隨山刊木言其始也○漢孔氏曰奠定也

高山五岳大川四瀆蔡氏曰以別州境若究之濟河青之海岱徐之海岱及淮揚之淮海荆之荆衡豫之荆河梁之華陽黑水雍之黑水西河也

# 冀州

漢孔氏曰堯所都也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成氏曰歐陽氏輿地廣記云真

定中山趙深冀河間祁

保定莫雄霸信安永寧順安

懷安肅廣信相磁涿邢易洺

絳薊慈陽平營潞大原晉解

遼威勝平定汾忻代嵐

石憲奇嵐寧化火山保德

雲

應

新

寨

儒

毅

蔚

朔

府

安北

鎮北

單于

右古冀州

地冀州三面距河河自積石東北流入中國折而南  
流雍在冀西故曰西河至華陰折而東流豫在冀南  
故曰南河至大伾又折而北流究在冀東故曰東河  
以三州考之則冀在東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東  
王制云自東河至西河千里而近自恒山至南河千  
里而近恒山在河北此冀東西南北之境也舜後分  
冀州為幽州為并州幽州幽涿易檀以下等州是并  
州太原晉絳以下等州是蔡氏曰即周禮職方河內  
曰冀州○新安王氏曰九州之名其意不可詳考晉  
地有冀秦地有雍則是冀雍以地名州也蜀有梁山  
楚有荆山則梁荆以山名州也沅省文作  
究則究以水名州也其不知者當缺之

既載壺口

朱氏曰既者已事之辭篇內凡言既者倣此載始有事也漢孔氏曰壺口在冀州馬氏曰壺口山名唐孔氏曰漢地理志云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易氏曰唐為慈州吉昌縣後為吉鄉縣本漢北屈縣地壺口山在縣西南五十里呂氏曰壺口龍門之上口也

## 治梁及岐

王氏曰脩其亂謂之治漢孔氏曰梁岐在雍州晁氏曰梁山呂梁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也則是冀州之山若以為雍之梁山則當為秦望而去冀遠矣春秋成五年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為晉山則亦呂梁也岐山孤岐山也在今汾州介休縣山海經云孤岐之山勝水所出流至於汾則岐山亦冀州山若以為雍之岐山則與冀相去絕遠矣朱子曰晁說為是蔡氏曰呂不韋云龍門未闢呂梁未

鑿河出孟門之上酈道元謂呂梁之石崇疎河流激盪震動天地此禹既事壺口乃即治梁也酈道元又云後魏於孤岐置六壁防離石諸處因為大鎮今六壁城在勝水之側實古河逕之險阨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呂氏曰壺口梁岐是龍門左右地禹最用工處

### 既修太原至於岳陽

王氏曰治其壞謂之修漢孔氏曰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易氏曰漢志太原郡榆次縣有太原亭唐以後屬太原府晉陽縣後省晉陽入陽曲縣○漢孔氏曰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易氏曰唐以後晉州岳陽縣本漢穀遠縣屬上黨郡隋改爲岳陽在太岳之南○朱氏曰從太原至岳陽皆修之也曾氏曰太原汾水所出岳陽汾水所經此導汾故也○朱氏曰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覩成功而言也壺口

梁岐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

###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漢孔氏曰覃懷近河地名唐孔氏曰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為一地易氏曰唐以後為懷州周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其田有隤懷是也曾氏曰覃懷平地也平地致功為難故曰底績○漢孔氏曰漳水橫流入河唐孔氏曰衡古橫字漳在懷北五百餘里曾氏曰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南北為從東西為橫河北流而漳東流則河從而漳橫矣○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易氏曰唐潞州長子縣本漢舊縣屬上黨郡發鳩山在西南六十五里濁漳出焉東北流至本州所理之上黨縣本漢壺關縣地濁漳在縣西南二十五里又東北流四十里至本

州潞城縣本漢潞縣漳水一名潞水在縣南又東北  
流五十三里至本州襄垣縣南二十一里本漢舊縣  
又東北流三十里至本州黎城縣西北五十六里凡  
東流三百五十里至相州鄴縣北五里鄴本漢舊縣  
即西門豹引漳水之地又東北流六十五里經磁州  
潞陽縣又東北流一百一十里至洺州洺水縣本漢  
斥漳縣地屬廣平國有衡漳故瀆俗名阿難渠在縣  
西二百步至此入清漳○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清漳  
水出上黨沾縣大鵬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過  
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易氏曰唐大原府樂平縣本  
漢沾縣屬上黨郡火山一名河逢山在縣西南三十  
里山海經云火山清漳出焉東南流至儀州和順縣  
亦漢沾縣地後改州為遼州又東南流至潞州黎城  
縣東北又東北流至洺州洺水縣東北又東北與濁  
漳合而至貝州宗城縣本漢廣宗縣地後改州為恩  
州又東北流至本州漳南縣北四十六里又東北流

至德州長河縣西二十五里本漢廣川縣地屬信都國即漳水之南境其北境即瀛州平舒縣本漢東平舒縣屬渤海郡自此二縣東北流而入河○蔡氏曰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為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導河自洛水大陸至碣石入海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砠礫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漳水日遠至欽時河自大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漢孔氏曰從覃懷致功至衡漳

### 厥土惟白壤

漢孔氏曰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王氏曰冀土非盡白壤其大致然也餘州倣此

###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漢孔氏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  
雜出第二之賦蘇氏曰賦田所出粟米兵車之類劉  
氏曰此聖人良法預為推移通變之權而通行於萬  
世於是舉其輕重之尤者四州而為錯法焉曰厥賦  
上上錯厥賦錯上中者皆其重之尤也重之尤而不  
為錯出之法則其久也或有所不堪非可通行於萬  
世也曰厥賦下上錯厥賦下中三錯皆其輕之尤  
也輕之尤而不為錯出之法則其久也或有所僥倖  
亦非通行於萬世也○漢孔氏曰田之高下肥瘠九  
州之中為第五劉氏曰九州田賦多不等者禹之定  
田賦揔其田為九等又揔其賦為九等九州之境有  
大小之不齊其定田也以田之美惡為等州雖小而  
田美則居上州雖大而田惡則居下不復問其大小  
也其定賦也以賦之多寡為差州大者其賦多州小  
者其賦少不盡繫其田之美惡也○漢孔氏曰此州  
先賦後田殊於餘州林氏曰他州先田後賦蓋賦出

於田而已冀先賦後田者王畿之地併與廛里場圃關市之類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非盡出田賦也。漢孔氏曰不言貢筐亦差於餘州馬氏曰貢者侯國獻其土物於天子冀州天子自治故不言貢孔氏曰畿內材木蒲葦則林衡澤虞掌之金錫禽魚則牧人畧人掌之皆其自有何待於貢

## 恒衛既從

漢孔氏曰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滹水易氏曰漢常山郡上曲陽縣唐為定州恒陽縣後升州為中山府縣為上曲陽本漢舊縣有恒山在縣北四十里恒水所出漢避文帝諱改為常山蔡氏曰晁氏云今恒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唐縣東流入滋水又南流入衛水非古逕矣。唐孔氏曰地理志云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易氏曰唐之靈壽縣屬恒州後改為

真定府

# 大陸既作

漢孔氏曰大陸之地已可耕作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穀云晉有大陸孫炎謂今鉅鹿縣廣阿澤春秋魏獻子畋于大陸焚焉還卒于寧杜氏以為汲郡修武縣吳澤寧即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易氏曰鉅鹿郡鉅鹿縣唐以後屬邢州平鄉縣汲郡修武縣唐以後屬懷州修武縣此二說皆未當邢州在磁相以北非河水所經修武又在澶衛以西尤非其地今考唐志邢州鉅鹿縣本漢舊縣大陸澤在縣西北五里自邢州東北至趙州百九十里趙州昭慶縣有廣阿澤一名大陸在縣東二十五里自趙州東北至深州二百里深州鹿城縣大

陸澤在縣南五里蓋河自澶衛以北皆行西山之麓  
班馬王璜所謂載之高地是古河之在貝冀以南者  
穿西山踵趾及其過貝冀以北則地漸夷曠今此三  
州相去四五百里地皆夷曠又皆有大陸澤然則不  
可泥一所以當其名○朱氏曰他州田賦之下不  
敘山川此復敘者以此水平在田賦既定之後也

### 島夷皮服

漢孔氏曰海曲謂之島林氏曰冀揚之島夷青之萊  
夷徐之淮夷梁之和夷雍之崑崙析支渠搜皆九州  
近要荒之服洪水既平效誠於上輸其所有如蠶蛛  
織皮之類島夷皮服貢其皮服也陳氏曰此夷狄獻  
方物以自效與冀州不言貢不相妨礙  
孫氏曰見禹之功及夷狄也他州倣此

### 夾右碣石入于河

漢孔氏曰碣石海畔山唐孔氏曰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易氏曰唐載碣石山在平州盧龍縣南盧龍本漢肥如縣屬遼西郡今平州石城縣本漢驪城縣屬右北平有禹貢碣石山秦皇登之以望巨海蔡氏曰酈道元言今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為碣石其山昔在河口海濱歷世既久為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程氏曰冀為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故此三方不必書而其北境則漢遼東西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濬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沽海附挾河口碣石以為之右然後能達河○新安王氏曰此言夾右碣石入于河此禹河之舊也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時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于瓠子又決于魏之館陶遂分為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氏河在東二河相並而行後又決于清河靈鳴犢口則河水分

流入博州屯氏河始絕後又決于平原則東入齊入  
青以達海而下流與漯為一王莽時河遂行漯川夫  
河不行於大伾之北而道於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  
之濱者支川與河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合  
故欲辨冀州山川當  
先講求河之故道也

### 濟河惟兗州

漢孔氏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唐孔氏曰兗州之境  
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濟河說並見  
導水○鄭氏曰禹貢言濟河惟兗州而爾雅及呂氏  
春秋皆言濟河間曰兗州蓋言間者特起東西之間  
耳○成氏曰輿地記云大名思開德鄆  
濟滑濮博德濱

棣滄清永靜右古兗州地自河以  
東自濟以北皆兗州境也然後世大河所經歷之境

與古不同考求古河所經之界則究州之境見矣

# 九河既道

漢孔氏曰河水分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唐陸氏曰爾雅九河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鬴四胡蘇五簡六潔七鈎盤八鬲津九唐孔氏曰漢成帝時許商上書云古記九河有徒駭胡蘇鬲津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徒駭河許商說外地理志曰渤海郡成平縣濔沱河民曰徒駭河寰宇記曰在滄州清池縣南○太史河關○馬頰河寰宇記曰在薊州薊縣又曰在棣州滴河縣北又曰在滄州樂陵縣東南即駕馬河也○覆鬴河通典曰在德州安德縣

○胡蘇河許商說外寰宇記曰在滄州饒安無棣臨  
津三縣○簡河關○潔河輿地記曰在滄州南皮縣  
○鈎盤河寰宇記曰從德州平昌縣來自滄州樂陵  
縣東南入海○鬲津河許商說外寰宇記曰在滄州  
樂陵縣西東北流饒安縣南入海○蔡氏曰自漢至  
唐講求九河甚悉漢世近古止得三派唐人集累世  
積傳遂得其六輿地記又得其一夫近古而采獲者  
少遠古而采獲者多已不可信至其顯然謬誤者班  
固以滹沱為徒駭而不知滹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  
說馬頰乃以篤馬河當之而不知漢志篤馬不與古  
河相合強取他名以應九目而謂隨派自入于海或  
一名而更兩出或新河而載舊名重複異同謬誤自  
見今考唐滄州即漢渤海郡地北境與平州接相去  
五百餘里方河未沒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有五百  
里平地河播為九當在此地又上文言夾右碣石則  
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大河水道變遷



難於推考而碣石趾頂皆石不應仆沒後世濱海之地既無此山而平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已為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為九其河道已入于海明矣漢王瓚言昔天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水所漸鄴道元亦謂九河碣石包淪於海後世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求碣石有無以為證故非九河之地而強鑿求之宜其支離不能的也朱子曰既道者水行得其道也後言道者倣此

### 雷夏既澤灘沮會同

漢孔氏曰雷夏澤名唐孔氏曰地理志云雷夏在濟陰城陽縣西北易氏曰唐以後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縣有雷夏澤蔡氏曰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然則本夏澤因其神名之曰雷

夏也澤水之鍾也洪水橫流而入于澤澤不能受則亦泛濫奔潰故水治而後雷夏為澤夏氏曰其陂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之澤呂氏曰凡潏澤之類皆禹不與水爭地也治水不出兩端川流畎澮皆達于海所以使之有所歸也或遠而不達則捐數百里地以為澤所以使之有所容也○漢孔氏曰澮沮二水名蔡氏曰澮水曾氏云爾雅謂水自河出為澮許慎謂河澮水在宋又謂汭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澮水東入于泗水經謂汭水出陰溝東至蒙為沮雅則澮水即汭水也澮之下流入于睢水沮水地理志云睢水出沛郡芒縣睢水其沮水皦晁氏云爾雅謂自河出為澮濟出為澮求之於韻沮有楚音二水河濟之別也二說未詳孰是易氏曰澮沮漢志不著本末唐以後濮州雷澤縣澮沮二源俱出縣西北平地去縣十四里王氏曰兩相合謂之會合為一謂之同周氏曰會同朝宗諸侯見天子之禮故以

為喻

桑土既蠶

蔡氏曰桑土宜桑之土既蠶者可蠶桑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其利獨於兗州言之者兗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間猶可驗也

是降丘宅土

漢孔氏曰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唐孔氏曰下丘居土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云此州寡於山而夾於兩大流之間遭洪水之民尤困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也

厥土黑墳

漢孔氏曰色黑而墳起漢馬氏曰墳有膏肥也  
林氏曰土脉墳起如左傳謂祭之地地墳是也

###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漢孔氏曰繇茂條長也唐孔氏曰九州惟此州與徐  
揚二州言草木者三州偏宜之也宜草木則地美矣  
而田非上者為其下濕也陳氏曰  
此見禹之功及草木也他州倣此

###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漢孔氏曰田第六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  
漢孔氏曰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唐孔氏  
曰作者役功作務謂治水也曾氏曰繇九載禹  
終事十三載高堂隆言堯洪水二十二載是也

###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漢孔氏曰地宜漆林又宜桑蠶唐孔氏曰諸州貢物多種其次第皆以當州貴者為先。○漢孔氏曰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貢焉蔡氏曰筐竹器筐屬也織文織而有文古者幣帛之屬則盛之以筐篚所謂筐厥玄黃也唐孔氏曰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筐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於女功如鄭言矣。○朱氏曰貢者諸侯貢天子故畿外八州皆有貢張氏曰史以貢名書與其載貢篚之意蓋洪水平定民得安居自然懷報上之心以其土地所有獻於上若人子具甘旨之奉於慈親焉此其貢篚皆其樂輸初非強為之科率。○馬氏曰周禮九貢一曰祀貢菁茅是也二曰嬪貢絲枲是也三曰器貢浮磬是也四曰幣貢瑤琨皮革是也五曰材貢杅榦栝柏是也六曰貨貢金珠是也七曰服貢絺紵是也八曰旂貢羽毛是也九曰物貢魚鹽橘柚是也。○林氏曰八州之貢究雍至

寡荆揚至多各因其地之所宜雖有多寡而無輕重

# 浮于濟漯達于河

漢孔氏曰順流曰浮濟漯二水名濟說見導水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易氏曰班氏於東武陽言治漯水於此而不言所出釋者於平原郡高唐縣引桑欽說以為漯水所出又應劭於平原郡漯陰縣釋二漯水出東武陽二說未知孰是今考平原高唐縣即唐博州之縣西南至州百一十里則在禹河之東若東郡東武陽縣即唐魏州莘縣後升魏州為北京大名府北京雖在河北然禹河故瀆在州東三里而莘縣西去州百里則亦在禹河之東要之魏州東武陽在西乃其上流然後流至博州高唐以至千乘而入海千乘即唐青州千乘縣是漯水在禹河東南

者如此自大河東徙魏博等諸州諸縣乃在河北蔡氏曰漯者河之支流也未詳其地○漢孔氏曰因水入水曰達唐孔氏曰自漯入濟自濟入河林氏曰經不見濟漯相通之道要之二水皆可以入河蔡氏曰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即達帝都

### 海岱惟青州

漢孔氏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唐孔氏曰青州境非至海畔而已漢末公孫度竊據遼東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分青州為營州即遼東也岱說見舜典易氏曰漢志泰山郡博縣泰山在西北武帝封禪分其地立奉高縣後魏改博縣為博平隋改為博成唐改為乾封屬兗州後升州為襲慶府改縣為奉符泰山在縣西北三十里○成氏曰輿地記云青齊

濰

登萊密淄安東右古青州地

九州惟青最濱海地有魚鹽之利先儒皆以青徐為河下流不知河下流惟兗當之青徐已隔濟漢以來河流遷徙始歷青徐之境。夏氏曰爾雅不言青州商制也商無青州并青於徐也周有青無徐并徐於青也

### 岬夷既略

朱氏曰岬夷即堯典岬夷薛氏曰今登州地呂氏曰略經略為之封畛也

### 濰淄其道

漢孔氏曰濰淄二水復其故道。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易氏曰唐密州莒縣本漢舊縣屬城陽國濰山在縣東北八十三里濰水所出與漢志差異



要之山因水得名必所出之源漢志於箕縣不言所出或者濰水所經之地今濰水出莒縣之濰山又東北流一百五十三里至本州諸城縣界諸城本漢東武縣屬琅邪郡又東北流七十四里至本州高密縣高密本漢舊縣屬膠西國又東北流至青州北海縣本漢平壽縣屬北海郡後分屬濰州濰水南去縣五十里後又析北海縣地本漢都昌縣地置昌邑縣即濰水至都昌入海之地○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濰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泲易氏曰唐淄州淄川縣本漢般陽縣地屬濟南郡淄水出縣東南原山去縣六十里俗傳禹治水功畢土石皆墨故謂之淄是淄水出原山雖同而漢唐郡縣差異考今地理兗州萊蕪縣地實有原山而萊蕪故城則在今淄州淄川縣東六十里淄水本出萊蕪原山東北過臨淄縣又東北過利縣東北入海此言入海而漢志言入泲蓋入泲乃禹川之舊自大河東徙濟之

上流既絕故入于海博昌即今青州壽光縣乃淄水入涕之地○林氏曰河濟下流充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其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工最省

###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林氏曰此州平地之土則色白性墳海濱之土則彌望皆斥鹵漢孔氏曰濱涯也言復其斥鹵唐孔氏曰鄭云斥謂地鹹鹵也說文云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迥闊地皆斥鹵故云廣斥

###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漢孔氏曰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臬鉛松怪石

蔡氏曰鹽斥地所生漢孔氏曰絺細葛林氏曰海物水族麤蜃羸蝼之類漢孔氏曰錯雜非一種林氏曰鹽絺海物惟錯與揚州齒草羽毛惟木文勢同木既別是一物則錯亦應別是一物如所謂錫貢磬錯○漢孔氏曰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唐孔氏曰梟麻也王氏曰黑錫曰鉛唐陸氏曰怪石砥硃之屬林氏曰怪石意其資為器用之飾有不可缺非以充玩好又曰凡貢不言所出之地者一州所出皆可貢也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產為良也

按洪水初平九州有貢譬之食芹美曝懷不忘君下之人輸誠貢之而不容已上之人寬大受之而無所拒如此則怪石之類不勞辭釋其意自明

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易氏曰萊夷古萊子國齊滅之夾谷之會齊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以為裔夷之俘漢志東萊郡有萊君祠唐以後為萊州漢孔氏曰可以放牧○漢孔氏曰壓桑蠶絲中琴瑟絃唐孔氏曰釋木云壓桑山桑郭璞云柘屬也蘇氏曰惟東萊出此絲以之為繒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璽孫氏曰壓絲出於萊夷玄纖縞出於淮夷織貝出於島夷故青徐揚序厥篚於三夷之下

### 浮于汶達于濟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易氏曰唐兗州乾封縣本漢泰山郡博縣後改為襲慶府奉符縣汶水出縣東北原山蓋博與萊蕪皆在兗州之西南故汶水所出之原山介兩邑間又有北汶羸汶柴汶牟汶述征記云泰山郡水皆名汶今縣界有五汶皆源別而流同其原山之汶水西南

經乾封縣治南去縣三里又西南流九十里入鄆州中都縣孔子為中都宰之地本漢東平陸縣屬東平國汶水北去縣二十四里已上為汶水入古濟瀆之地自濟之上流既絕故汶水入大野陂而不入濟。濟說見導水。朱氏曰不言達河者因於兗也揚州倣此

# 海岱及淮惟徐州

漢孔氏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岱說見青州淮說見導水林氏曰北接青州則至岱南接揚州則及淮一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止言二至蓋以鄰州互見此獨載三面者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故必言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莆陽鄭氏曰呂氏春秋云泗上曰徐州者泗之源委皆在徐州也。成氏曰輿地記云徐淮陽右古徐州地兗海沂泗淮陽

此州受淮泗下流地亦卑下然不若兗揚之甚春秋為鄒魯之國秦末為楚漢戰爭之地項羽都彭城即今徐州○夏氏曰爾雅沛東曰徐州者商無青州青兼於徐故徐言沛也

## 淮沂其乂

漢孔氏曰二水已治○淮說見導水唐孔氏曰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為害尤甚故於此記之○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易氏曰蓋縣在唐兗州之境下邳唐屬泗州後以下邳縣置淮陽軍沂水經下邳縣分為二一於城北西南入泗一經城東屈曲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上有橋張良遇黃石公之處曾氏曰酈道元謂沂水出尼丘山西北經魯之雩門曾點浴沂即此又武水出泰山武陽之冠石山世謂之小沂水又一水出

黃孤山世亦謂之小沂水許慎亦云沂水出東海費縣東則徐州之水以沂名者非一○蔡氏曰徐之水有泗有汶有汴有渚而獨以淮沂言者周職方氏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周無徐州兼之於青周之青即禹之徐徐之川莫大於淮淮又則泗以下凡為川者可知徐之浸莫大於沂沂又則沭以下凡為浸者知可

### 蒙羽其藝

漢孔氏曰二山已可種藝○唐孔氏曰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易氏曰唐沂州費縣本漢舊縣屬東海郡蒙山在縣西北八十里與漢志差異蓋蒙山跨兩邑之間費在其山之東南蒙陰在其山之東北可以互見顯東國在費縣西北為東蒙主即此○唐孔氏曰地理志云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易氏

曰唐沂州臨沂縣羽山在縣東南百一十里與海州朐山縣分界羽山亦在其縣之西北百里蓋羽山介乎二邑祝其在其山之北臨沂在其山之西北朐山在其山之東南

## 大野既豬

漢孔氏曰大野澤名水所傳曰豬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即大也易氏曰唐鄆州鉅野縣本漢舊縣鉅野澤在縣東五里即魯西狩獲麟處後以鉅野縣屬濟州蔡氏曰何承天云鉅野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徐之有濟於是乎見○夏氏曰職方氏兗州澤藪曰大野今徐州有大野者大野在徐之西兗之東周無徐州故以屬兗

## 東原底平



漢孔氏曰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唐孔氏曰東原即東平郡蔡氏曰即鄆州晁氏謂東平自古多水患數徙其城後又徙城於東南則其下濕可知底平者水患去而底於平也後人以其地之平故曰東平又曰東原在徐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東平國在景帝亦名濟東國云曾氏曰原曰既平山阜可知○蔡氏曰大野東原所以志濟

### 厥土赤埴墳

夏氏曰土色赤質黏而膏脉墳起漢孔氏曰土黏曰埴蔡氏曰埴膩也黏泥如脂之膩墳說見兗州

### 草木漸包

漢孔氏曰漸進長包叢生蔡氏曰漸如易所謂木漸言其日進於茂而不已包如詩所謂如竹包矣言其

叢生  
而積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漢孔氏曰田  
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

漢孔氏曰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之色土與之使之立社燾以黃土宜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鄭氏曰土五色謂青赤黃白黑五種之土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制以為貢。漢孔氏曰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林氏曰周禮染人秋染夏鄭註云染夏者

染五色是知夏翟雉之具五色者古者車服器用以雉為飾多矣不但旌旄。漢孔氏曰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易氏曰下邳縣唐屬泗州後屬淮陽軍。嶧山在縣西六里。林氏曰詩云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桐之生以向日者為貴。必曰孤桐者。猶言孤竹之管。漢孔氏曰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蔡氏曰泗水旁近石浮生土中不根著者也。今下邳有石磬山。或以為古取磬之地。唐孔氏曰貢石而言磬者此石宜為磬。猶如砥礪然。漢孔氏曰蠙珠珠名。唐孔氏曰蠙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名蠙珠。馬氏曰淮有美魚謂之淮白魚。林氏曰淮夷獻此二物。蔡氏曰夏翟孤桐浮磬珠魚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漢孔氏曰玄黑縵縞白縵織細也。織在中明二物皆當細。曾氏曰玄者赤而有黑色。以之為袞所以祭也。以之為端所以齋也。以之為冠所以為首。

服也記云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織註謂黑經白緯為織則織縞皆去凶即吉之服又云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則縞又為燕服玄也織也縞也凡三物

### 浮于淮泗達于河

淮說見導水○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易氏曰漢濟陰郡唐為曹州後升為興仁府乘氏縣屬焉睢陵縣即今泗州昭信縣之北境漢志所載有兩泗水其一即所謂自乘氏至睢陵入淮者也又一水魯國卞縣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過郡三行五百里唐志卞及方與皆在兗州兗州泗水縣東有陪尾山泗水出焉其源有四泗水俱導因以為名西南流四十五里經本州曲阜縣縣本漢舊分為二流南為泗北為洙二水間即夫子設教之所又西南流

三十五里至本州瑕丘縣縣本漢舊屬山陽郡即兗州所治泗水東去縣二十五里洙復與泗合又南流百九十里至本州魚臺縣界本漢方輿地屬山陽郡即所謂自方輿入沛者也又東南流經徐州沛縣本漢舊縣屬山陽郡即所謂自沛入淮者也自兗州凡五百九十三里至徐州徐州鼓城縣本漢舊縣屬沛郡泗水在縣東十步又東南至泗州下邳縣本漢舊縣屬東海郡又東南流與濟陰乘氏之泗水合凡五百九十里至泗州入淮今盱眙軍相對即泗口○蘇氏曰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此考之不詳也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東為楚文穎註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渡水也魏武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乃楚漢分裂之地自秦漢有之安知非禹迹耶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云足下既摧其西藩當徑取秣陵

自江入淮踰于泗汴汴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  
事也王濬舟師之事古今絕倫而自汴遡河可以班  
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於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  
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  
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  
道其後或為鴻溝或為官渡或為汴上下百餘里間  
不可必知然皆引  
河而注之淮泗也

# 淮海惟揚州

漢孔氏曰北據淮南距海○成氏曰輿地記云

揚

高郵

楚

通

泰

滁

和

真

壽

廬

蘄

舒

濠

光

無為

平江

杭

越

潤

湖

發

常

明

溫

台

處

衢

睦

秀

江寧

宣

歙

池

饒

信 太平 廣德 南康 江 洪  
筠 臨江 撫 吉 袁 虔

南安 建昌 福 建 潮 漳 泉 汀

南劍 邵武 興化 右古揚州地孔止

據南北二方而言然以地域考之經蓋舉三方揚州東南二境皆距海而江漢入海處皆東海也疆域之廣通於閩越及於兗青徐而不下於冀梁經於徐豫止言三方於荆止言二方蓋以鄰州互見此州止言淮海三方而不言西境得非以荊州互見耶○曾氏曰禹別其域故曰淮海惟揚州周辨其方故曰東南曰揚州一也爾雅江南曰揚州則揚之境北不至淮與禹貢異殆商因於夏而所損益如此歟

#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漢孔氏曰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蔡氏曰地志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合江西江

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鄱陽湖也唐孔氏曰彭蠡是江漢合處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匯于彭蠡是也易氏曰唐江州都昌縣本漢彭澤縣地後都昌屬南康軍彭蠡湖在縣西六十里即江漢所匯之澤既豬說見徐州唐孔氏曰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九月而南正月而北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故稱陽鳥蔡氏曰今彭蠡洲渚之間千百為羣記陽鳥攸居猶夏小正記鴈北鄉也唐氏曰見禹之功及飛鳥也

###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漢孔氏曰震澤吳南大湖名言三江已入致定為震澤又導江下注曰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又曰有北有中南可知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也具區在西古文以



為震澤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周禮職方揚  
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即震澤若如志云具區  
即震澤則浸藪為一餘州浸藪皆異而揚州同者蓋  
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曾氏  
曰震如山川震之震若今之湖翻具區水多震而難  
定故曰震澤底定者底於定而不震蕩易氏曰三江  
自入于海不通震澤而經何以言震澤底定蓋江湖  
在今日雖無相通之勢而當時洪水實有橫流之理  
想洪水橫流之際震澤與江水萃為一壑自大禹  
疏導而三江入海震澤自底于定自然之勢也

按三江不勝異說班氏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入海  
中江從丹陽蕪湖東至會稽陽羨入海北江從會  
稽毗陵縣入海韋氏云松江浙江浦陽江郭氏云  
岷江浙江松江唐氏吳都注云松江下七十里分  
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  
為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

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蘇氏云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為南江岷江江之經流會彭蠡以入海為中江漢自北入江匯為彭蠡為北江此三江自彭蠡而下則三江為一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曾氏云考於地志豫章之川如彭水鄱水塗水之類凡九水合於湖漢東至彭蠡入江此九水蓋南江也南江江之故迹非禹所導其後禹導漢水入焉與舊江合流而水之派分為南北故漢為北江又其後導岷山之江入焉其流介乎三江之中故為中江北江中江皆禹所導南江乃其故道耳故經不之志前三說已經諸儒辨駁唐氏之說蔡氏取之蘇曾之說則朱子於九江彭蠡辨嘗謂此說極巧而新然自湖口而下江本無二安得有三且於下文之震澤又懸隔遼遠而不相屬也又安能曲說而彊附之問諸吳人則曰震澤下流實有三江以入于海彼既以目驗之恐其說之必

可信今吾邑耕齋劉氏嘗見喻云頃年之官吳門  
郡遣舟來迂一夕問所宜宿舟子曰晚宿震澤泊  
至其所屋室綿亘里門扁以震澤二字且有底定  
橋登岸問塗之人曰此去大湖近耶曰近矣又問  
三江何在曰此去不遠有三江口又問三江何謂  
曰浙江吳江松江也耕齋所言與朱子所問吳人  
合敬附其說於此以備參考云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漢孔氏曰篠竹箭簜大竹水去已布生○漢孔氏曰  
少長曰夭喬高也○新安王氏曰兗州言草木於厥  
土之下其土高下燥濕性同兼山林言之揚之塗泥  
惟言其沮洳之多山林不與故言草木於厥土之上  
厥土惟塗泥

漢孔氏曰地泉濕王氏曰地之下濕東南為甚天傾西北地缺東南故揚與荆皆曰塗泥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

漢孔氏曰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草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漢孔氏曰金銀銅。漢孔氏曰瑤琨皆美玉唐孔氏曰王肅云瑤琨美石次玉者篠簜說見上文蔡氏曰瑤琨可以為禮器篠之材中矢之筈簜之材中樂之管簜亦可為符節周官掌節有英簜。漢孔氏曰齒象牙草犀皮羽毛羽旄牛尾木楸楠豫章蔡氏曰齒草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成旌旄木可以備棟宇

器械之用。○漢孔氏曰南海島夷蔡氏曰卉草也木  
綿之屬。○唐孔氏曰鄭玄云貝錦名詩云成是貝錦  
凡為錦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蔡氏曰今南夷  
木綿精好者亦名吉貝海島之夷既貢卉服而織貝  
之精者則入篚焉。○漢孔氏曰小曰橘大曰柚其所  
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蘇氏曰橘柚常貢則  
勞民害物如漢永平唐天寶  
荔枝之害矣故錫命乃貢之

###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漢孔氏曰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  
入泗林氏曰禹時江淮未通故揚州入貢必由江以  
入海然後達于淮泗至吳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黃  
池然後江淮始通孟子謂禹排淮泗而注之江蓋誤  
指吳王所通之水以為禹迹夏氏曰孟子必不至誤  
意者禹時淮當入江後來堙塞吳復通之此言沿于

江海達于淮泗非謂江不入淮當是揚州疆界闊遠  
貢道不一或由江入淮泗或由海入淮泗耳○蔡氏  
曰不言達河  
者因於徐也

### 荆及衡陽惟荊州

漢孔氏曰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唐孔氏曰地理  
志云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北易氏曰南郡臨沮  
縣即今荊門軍當陽縣地林氏曰此州與豫州以荊  
山為界荊山之南則荊州荊山之北則豫州荊州安  
得跨而據之當言北距荊山可也衡說見導山唐孔  
氏曰此州之境南過衡山以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  
名山大川可以為記故言衡陽見其南至山南也○  
成氏曰輿地記云  
江陵 荊門 漢

陽 信陽 歸 峽 鼎 安 澧 復 黃 沅  
鄂 興國 岳 荆 澧 辰 沅

靖

桂陽潭

衡

武岡永

錦道

獎柳

溪邵

施

黔

右

古

荆

州

地

衡

山

以

東

則

為

揚

州

衡

山以南則荆州之境猶未盡如二廣之地恐亦在其

間

莆陽鄭氏曰職方氏正南曰荆州爾雅商制荆州之域又

方曰荆州爾雅漢南曰荆州爾雅商制荆州之域又

跨荆山之北而

至于漢水也

# 江漢朝宗于海

漢孔氏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為宗。江說見導水易氏曰江出梁州岷山東流至南郡秭歸縣即今歸州秭歸縣始入荆州界又東流至長沙下雋縣即今岳州岳陽縣又東北流至江夏郡沙羨縣即今鄂州江夏縣皆荆州境也。漢說見導水易氏曰漢出梁州嶓冢東流至南陽郡武當縣

即今均州武當縣始入荊州界又東流至江夏郡安陸縣以入江即今漢陽軍漢陽縣皆荊州境也○唐孔氏曰周禮春朝夏宗朝宗是人事之名水無性識非有此義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天子假人事以言之

## 九江孔殷

漢孔氏曰江於此州界分為九道唐孔氏曰地理志云九江在廬江郡尋陽縣南曾氏曰九江洞庭也考之前志沅水漸水瀕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湘水資水皆合洞庭中江則過之而已九江豈非洞庭乎下文云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陵即巴陵江水過洞庭至巴陵而後東北邪行合於彭蠡則九江不在潯陽易氏曰漢志沅水出牂柯郡至武陵郡臨沅縣入江漸水至武陵郡索縣入沅瀕水至武陵



郡舞陽縣入沅辰水出武陵郡辰陽縣三山谷南入沅敘水出武陵郡義陵縣鄺梁山入沅酉水出武陵郡充縣歷山又東至長沙國下雋縣入沅資水出武陵郡都梁縣路山東北至長沙國益陽縣入沅湘水出零陵郡始安縣海陽山北至長沙國鄺縣入江此九江漢志皆在荊州之境會於洞庭以入江

### 沱潛既道

漢孔氏曰沱江別名潛水名皆復其故道唐孔氏曰釋水云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林氏曰江漢二水發源於梁州入於荊州出於荊者荆之沱潛出於梁者梁之沱潛易氏曰今江漢之間支川分流者不一或有出於江漢而他流者又有出於江漢而其流復入者此荊梁二州各有沱潛也程氏曰沱潛從江

漢下流得名此喜江漢之得平故曰沱潛  
既道若曰不獨其上流治其支流亦治耳

### 雲土夢作乂

漢孔氏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  
為耕作畎畝之治沈氏曰舊尚書曰雲夢土作乂太  
宗時得古本尚書乃雲土夢作乂詔改從古本唐孔  
氏曰地理志云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  
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雲夢  
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方八  
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易氏曰左傳  
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則在江南北者為雲楚子田  
江南之夢則在江南者為夢江之南皆山也水源易  
涸江之北則江漢交流之會水潦常積雲之在北方  
者方見土夢之在南方者已作乂亦其勢耳鄭氏曰  
雲在江北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夢在江南今公安

石首建寧等縣

厥土惟塗泥

塗泥說見揚州

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漢孔氏曰田第八賦第三林氏曰土雖與揚州同而地勢稍高故田加於揚州一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杔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箇簠  
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  
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  
大龜

漢孔氏曰土所出與揚州同林氏曰職方揚州其利金錫荊州其利銀丹齒草則荆揚所產可見左傳重耳對楚子曰羽毛齒草君地生焉又聲子曰如杞梓皮草自楚往也又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則羽毛齒草金木貢於荆宜矣○蔡氏曰杔木似樗漢孔氏曰榦柘也柏葉松身曰柘唐孔氏曰考工記弓人取榦之道以柘為上杔柘柏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柘木惟用為弓榦故舉其用曾氏曰揚州貢木不言名者不可勝名也此言杔榦柘柏者所貢止此耳○漢孔氏曰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礪石中矢鏃丹朱類唐孔氏曰砥以細密為名礪以粗厲為稱魯語云肅慎氏貢楛矢石礪賈逵謂砮矢鏃之石也丹者丹砂王肅云可以為采○漢孔氏曰箇籥美竹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唐陸氏曰楛馬云木名毛詩草木疏云葉如荆而赤莖似蓍林氏

曰箇籥楷三者皆可為矢智伯伐趙趙襄子入晉陽問張孟談曰無矢奈何孟談曰臣聞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廬之其高丈餘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箇籥之勁不能過也是則箇籥竹之堅勁者其材中矢之筈矢肅慎氏嘗貢焉則楷之材亦中矢之筈三邦之地經無明文考工記云材之美者有胡之筈鄭註謂胡子之國在楚傍意者三邦故地歟○漢孔氏曰匭匣也林氏曰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示敬也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又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今辰州麻陽縣苞茅山出苞茅有刺而三脊○漢孔氏曰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紵類唐孔氏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謂三染其色已成為絳纁絳一也考工記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緹七入為緇鄭云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緹又再染以黑則為緇

玄在緇縑之間其六入者說文云璣珠不圓者馬氏曰組織成綬帶之類夏氏曰此皆充冕服之用故入簠而貢○漢孔氏曰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陳氏曰錫貢命之使貢如敷錫庶民之類上錫下之辭納錫納而錫之如師錫帝曰之類下錫上之辭林氏曰大龜不可常得故不可為常貢惟九江之地偶得之則納錫於上與禹錫玄圭同意

###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沱潛漢說見上文程氏曰不徑浮江漢兼用沱潛者隨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支派期便事而已○漢孔氏曰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洛說見導水蔡氏曰四水不與洛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自洛而至于南河陳氏曰河在冀之西者曰西河在冀之南者曰南河在冀之東者曰東

河其實一河也

# 荆河惟豫州

漢孔氏曰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荆說見荆州河說見導水林氏曰荆即南條之荆其陰為豫州其陽為荆州此州在荆之東北冀之南故以荆山河水為界○成氏曰輿地記云蔡潁潁昌應天

亳

陳

孟

陝

開封

號

興仁

汝

廣濟

鄭

河南

唐

單

鄧

隨

襄

光化

均

拱

右古

豫州地居九州之中四方輻湊之地地勢平曠惟有伊洛瀍澗四水而伊瀍澗又會洛而入河惟洛水稍大其他皆非巨流禹治此州視他州稍易○曾氏曰周官爾雅皆云河南曰豫州吕氏春秋云河漢間曰豫州則豫之東南至漢東而不及荆山蓋三代地大

同小異有  
因有草也

# 伊洛澶澗既入于河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易氏曰弘農盧氏縣今號州盧氏縣伊水所出過郡二行四百五十里至河南府鞏縣入洛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嶺山東北至鞏縣入河洛又說見導水○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澶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蔡氏曰今河南府河南縣西北有古穀城縣其北山澶水所出至本府偃師縣入洛○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澶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蔡氏曰新安在今河南府新安澶池之間今澶池縣東二十三里新安城是也城東北有白石山即澶水所出酈道元云世謂之廣陽山○漢孔氏曰四水合流而入河易氏曰考之地理



瀍澗近出河南府而伊遠出虢州洛又遠出商州東流至河南三川皆入洛而同流入河曾氏曰伊瀍澗入洛洛入河今乃若四水各入河者以四水大小相敵也

### 滎波既豬

漢孔氏曰滎澤波水已成過豬林氏曰周禮職方云其川滎洛其浸波澆滎波當為二水○唐孔氏曰沆水入河而溢為滎鄭云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地為滎澤在其縣東易氏曰漢志河南郡滎陽縣乃古滎澤之地即今鄭州滎澤縣曾氏曰職方云其川滎雒者禹時為澤至周為川穆天子傳浮于滎水乃奏廣樂則滎澤至周為川○易氏曰爾雅云水自洛出為波波以出洛得名則當在弘農盧氏與河南鞏縣之境乃今河南府商虢等州

導荷澤被孟豬

漢孔氏曰荷澤在胡陵唐孔氏曰地理志云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易氏曰唐曹州濟陰縣本漢定陶縣地荷澤在縣東北九十里後以濟陰縣之定陶鎮置定陶縣仍置廣濟軍。漢孔氏曰孟豬澤名在荷東北水溢覆被之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易氏曰唐宋州虞城縣本漢虞縣屬梁國孟豬澤在縣西北十里周回五十里蓋此澤介二邑之間睢陽在其西南虞城在其東南宋州後改名應天府林氏曰孟豬周禮作望諸左傳爾雅作孟諸漢志作明諸史記作明都一也周禮青州澤藪曰望諸此乃屬豫州者周無徐州徐并於青青在豫東故得兼有孟諸。夏氏曰荷澤水盛餘波被于孟豬如導弱水餘波入流沙也不言入而言被者水盛乃被之不常入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漢孔氏曰高者壤下者壚。唐陸氏曰說文壚黑剛土也。唐孔氏曰不言色者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漢孔氏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厥貢漆臬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

林氏曰周官載師漆林有征蓋豫在周為畿內故征之禹時豫在畿外故為貢臬絺紵說見青州林氏曰顏師古云織紵以為布及練然經但言貢紵成布未成布未可詳。漢孔氏曰織纊細綿織說又見徐州。

漢孔氏曰治玉石曰錯治磬錯林氏曰揚州橘柚言  
包則與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此磬錯則與  
厥篚之文相屬  
故言錫貢在先

### 浮于洛達于河

蔡氏曰豫去帝都最近其東境徑  
自入河其西境則浮洛而後至河

### 華陽黑水惟梁州

漢孔氏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華說見導山黑  
水說見導水唐孔氏曰周禮豫州山鎮曰華山在豫  
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  
陽也林氏曰梁雍西境皆至黑水梁之東北雍之東  
南以華為界。成氏曰輿地記云  
利洋閭劔巴文興元

興蓬龍三泉梓遂  
果資普昌敘瀘

合榮渠懷安廣安長寧  
富順成都眉彭蜀綿

漢邛嘉雅黎茂  
簡威祺亨僊井永康

松當悉靜恭柘  
翼真乾姚嵩夔

達忠萬開涪梁山  
南平太寧階成鳳扶

疊宕商金房右古梁州地  
此州境域雖廣而險且遠重山複嶺四塞險固與中

州不相接武王伐殷庸蜀羗髳微盧彭濮人皆從而  
誓師之言曰逝矣西土之人則梁雍皆遠而梁尤遠

也禹時劍門金牛之道未鑿梁州之通于中州者梯  
緣蜀道之險而北行遠至漠上而浮潛逾沔然後能

入渭亂河以達帝  
都則其險遠可知

### 岷嶓既藝

漢孔氏曰岷嶓皆山名既藝說見徐州。唐孔氏曰地理志云蜀郡湔氐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易氏曰唐茂州汶山縣本漢舊縣屬蜀郡汶山即岷山在縣西北南去青城石山百里俗謂之鐵豹嶺晁氏曰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為岷山連峰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繞皆古岷山。唐孔氏曰地理志云隴西郡西縣冢山西漢水所出易氏曰西縣即今秦州上邽縣其地大遠今考唐志興元府金牛縣本漢葭萌縣地屬廣漢郡後省為鎮隸三泉縣嶓冢山在縣東二十里漾水所出其中高而東西下

# 沱潛既道

荆梁二州沱潛說見荆州。唐孔氏曰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蜀郡江源有郪江首出江南至犍為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歟潛蓋西漢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此解梁州之沱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出蜀郡都水縣掄山與江別而更流璞又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郭璞此言亦解梁州沱潛。蔡氏曰沱水地志云蜀郡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汶江縣今永康軍導江縣也潛水地志巴郡宕渠縣潛水西南入江宕渠今渠州流江縣也酈道元謂宕渠縣有大穴潛水入焉通置山下西南潛出南入于江又地志漢中郡安陽縣瀞谷水出西南入漢

潯音潛安陽縣即  
今洋州真符縣也

按梁州沱潛諸說並存易氏謂江漢支川分流  
不一不可泥一所以當其名下文浮于潛亦然

總說岷嶓沱潛○蔡氏曰梁州乃江漢之源此不  
志者岷之藝導江也嶓之藝導漾也道沱則江悉矣  
道潛則漢悉矣上志岷嶓下  
志沱潛江漢源流於是而見

### 蔡蒙旅平

漢孔氏曰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唐  
孔氏曰蔡山不知所在易氏曰漢唐地理不載惟與  
地記云雅州嚴道縣有蔡山今曰周公山○唐孔氏  
曰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易氏曰唐雅州嚴  
道縣本漢舊縣蒙山在縣南十里今雅州名山縣本  
漢青衣縣地有蒙山此與漢郡縣同而唐志乃在嚴



道即此山介二縣之間也蔡氏曰酈道元謂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間澗崖水脉漂疾歷代為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澗崖則此山在禹為用功多也○陳氏曰旅祭獨於梁雍言之蓋九州終於梁雍以見前此諸州名山皆有祭也又獨於蔡蒙荆岐言之蓋紀梁之山終於蔡蒙紀雍之山始於荆岐以見州內諸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刊旅總之旅山則川可知祭山川則大於山川者可知

### 和夷底績

蘇氏曰和夷西南夷名曾氏曰自嚴道以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為羈康郡三十有七林氏曰今雅州有和川鎮即和夷故地底績說見冀州

### 厥土青黎

漢孔氏曰色青黑而沃壤張氏曰餘州皆言土之色與性此不言性者其性不一也

#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漢孔氏曰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

#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漢孔氏曰璆玉名曾氏曰蜀郡卓氏程氏皆以鐵冶富擬封君則梁州之利尤在於鐵夏氏曰銀白金也漢孔氏曰鏤剛鐵唐孔氏曰鏤者可以刻鏤砮說見荊州林氏曰徐貢浮磬此貢石磬豫又貢磬錯則知當時樂器磬最為重○漢孔氏曰貢四獸之皮織金罽新安王氏曰熊似豕羆似熊而黃狐類犬而長尾狸則狐之小者蘇氏曰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漢孔氏曰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唐孔氏曰

西傾雍州山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易氏曰唐洮州臨潭縣地本漢臨洮縣屬隴西郡崧臺山即西傾山後名西疆山李氏曰熊羆狐狸織皮非中國所有之物也自西傾來因桓水而至耳舊說謂桓水由西傾而至于潛非也織皮之物出於羌戎自西傾山因桓水而入蜀耳張氏曰西傾夷之地因桓水而來以通中國獻方物也

#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潛說見上文程氏曰凡漢水下流分支可以容舟處皆是浮潛也易氏曰不言浮漢而言浮潛者隨其支流徑便可浮則浮不必盡至漢乃浮也○漢孔氏曰漢上曰沔易氏曰沔即漾漢之異名程氏曰桑欽敘漢截自西樂城以上為沔度水口以下為漢大率漢之支流皆名潛漢之上流皆名沔此由潛以達漢也

○漢孔氏曰越沔而北入渭唐孔氏曰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蘇氏曰沔在梁州山南而渭在雍州山北沔無入渭之道然前漢書武帝時人有上書言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此則自沔入渭之道也然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于沔蓋禹時通謂褒為沔也○漢孔氏曰正絕流曰亂夏氏曰冀在河東梁在河西自渭至河必絕流橫渡乃達帝都○程氏曰梁之貢道於浮江便而浮潛逾沔則若甚迂而偏此知山川孔道者所疑而其實不然也此梁貢其實江潛皆浮然其書潛遺江者荆之貢道在前可因而見荆之言曰浮于江沔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夫江沔之可以浮漢逾洛之可以達河荆之所有梁之所共也梁賦之近北而不可浮江者既載之州末所謂潛沔渭河是已

其南道之可以浮江者荆既先之則梁次乎荆不待申言

# 黑水西河惟雍州

漢孔氏曰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黑水說見導水唐孔氏曰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主肅云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孔本誤也○成氏曰與地記云

京兆

延安

同慶

華寧

邠坊

耀丹

銀涇

綏德

保安

麟岷

鳳翔

秦原

河湟

蘭廓

鞏洮

會鎮

西安

西寧

積石

靈甘

夏涼

宥瓜

鹽肅

豐沙

西 伊 安西 北庭 右古雍州地此州左  
峭函右隴蜀阻山帶河控扼戎夏沃野千里古人所  
謂百二之勢金城天府之國大河自此東注地勢極  
高視山東諸州若臨千仞之上而觀其下田肯所謂  
猶居高屋之上而建瓴者此也○曾氏曰職方氏正  
西曰雍州爾雅河西曰雍州呂氏春秋西方曰雍州  
一也周都豐鎬故雍為正西商都河西北則雍為西  
北不得為正西秦都咸陽亦周故畿故呂覽以西方  
為雍皆因其  
都之所在也

### 弱水既西

弱水說見導水唐孔氏曰諸水言既道  
此言既西由地勢不同導之使西流也

### 涇屬渭汭

漢孔氏曰屬建也。○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峴頭山東南至馬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百里易氏曰唐原州高平縣本漢高平縣屬安定郡峴頭山一名崆峒山在縣西里又本州百泉縣本漢朝邨縣地涇水源出西南二縣雖皆安定郡之地而實非涇陽之舊漢涇陽縣即唐原州之平涼縣今縣西四十里涇州故城是也蓋其山連亘於此三縣涇水出於此東南流至涇州臨涇縣本漢舊縣屬安定郡又東南流至本州保定縣東一里本漢安定縣屬安定郡又東南流至邠州宜祿縣本漢淺水縣地屬上郡又東南流至本州新平縣本漢漆縣屬漢右扶風又東南流至本州永壽縣本新平縣地又東北流至京兆府醴泉縣本漢谷口縣地屬左馮翊在九塿山東仲山西當涇水出山之處故謂之谷口溝洫志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即此地又自池陽東流至本府涇陽縣本漢舊縣屬安定郡涇水在縣南七里

左傳襄十四年諸侯伐秦濟涇而次即此地又東南流入本府高陵縣界本漢舊縣屬左馮翊又東北流至本府雲陽縣本漢舊縣屬左馮翊涇水在縣西二十五里即鄭國分涇水置鄭渠之地又東流而入渭今以原之平涼屬渭州京兆之雲陽屬耀州○渭說見導水易氏曰渭水至陽陵而涇水自西北來入之與渭相屬故曰渭汭或謂周職方氏其川涇汭則汭亦水名其說未當考之漢志右扶風汭縣汭水出西北東入于涇今汭既入涇而涇又入渭方謂之渭汭則其地理不相干涉下文又有會于渭汭則渭水不應再舉於龍門西河之下嘗考經旨洛入河處謂之洛汭則渭入河處謂之渭汭而上言涇者蓋涇水至京兆府雲陽縣入渭在府之東北一百一十里又一百七十里至華州華陰縣之永豐倉而入河指此二百八十里間渭與涇相聯故曰涇屬渭汭



漆沮既從

漢孔氏曰漆沮之水已從入渭蔡氏曰漆水寰宇記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源縣合沮水沮水地志出北地郡直路縣東今坊州宜君縣西北境也寰宇記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為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杜陽縣程氏云杜陽今岐山普潤縣之漆水出扶風杜陽縣程氏云杜陽今岐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縣之境其水入渭在澧水之上與經序渭水節次不合非禹貢漆水

澧水攸同

漢孔氏曰澧水所同同之於渭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澧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易氏曰唐

京兆府鄠縣本漢舊縣屬右扶風澧水出縣東終南山自發源經縣東二十八里入渭。蔡氏曰屬從同主渭而言

### 荆岐既旅

漢孔氏曰此荆在岐東非荊州之荊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易氏曰唐京兆府富平縣本漢舊縣屬北郡荆山在縣南二十五里。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易氏曰唐以後鳳翔府岐山縣有岐山亦名天柱山在縣東北十里太王所邑陳氏曰梁言旅平此言既旅互相備說又見梁州

終南博物至于鳥鼠

漢孔氏曰三山名言相望。○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又有垂山古文以為博物皆在縣東唐陸氏曰三秦記云終南又名地肺。○唐孔氏曰地理志云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易氏曰唐以後渭州渭縣縣本漢首陽縣鳥鼠山一名青雀山在縣西七十六里。○唐孔氏曰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

###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原說見冀州漢孔氏曰下濕曰隰豬地名言皆致功。○唐孔氏曰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幽地蔡氏曰今邠州也。○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武威郡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為豬野澤易氏曰輿地記涼州姑臧縣本漢武威縣地有豬野澤古休屠城蔡氏曰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

### 三危既宅三苗不敘

漢孔氏曰西裔之山皆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序美禹之功。唐孔氏曰地理志杜林以為燉煌郡即古瓜州左傳云先王居檣杪于西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謂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燉煌也鄭玄引地記書云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易氏曰唐沙州燉煌縣本漢舊縣屬燉煌郡三危山在縣南三十里有三峰故曰三危此即穎達所引者然非也其引鄭氏謂三危在河之南其說誠然唐松州禹貢梁州之境古西羌地羌本出自三苗蓋允姓之別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濱於賜支至於河首綿亘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也唐屬劔南西道豈非在積石大河之南而為雍梁西境乎三危說又見導

水○呂氏曰三苗既竄自後世觀之聽其生死在所  
不恤聖人則不然方其有罪至于竄棄刑行之後施  
仁發政自當及之故禹治水至三苗亦為之畫其居  
宅大得其敘後世以為投之四裔若棄之者非知聖  
人之  
心也

厥土惟黃壤

蔡氏曰黃者土之正色林氏曰物得其常性  
者最貴雍州之土黃壤故其田非他州所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漢孔氏曰田  
第一賦第六

厥貢惟球琳琅玕

漢孔氏曰球琳皆美玉琅玕石而似珠唐孔氏曰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蔡氏曰今南陽有青琅玕珊瑚屬也

###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龍門說見導河西河渭汭說見上文○林氏曰雍之貢道有二其北道自積石入河其南道自渭入河北道來自龍門者與南道會故曰會于渭汭言渭汭不言河者蒙梁之文也蔡氏曰他州入貢亦必不止一道發此例以互見耳

###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漢孔氏曰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皆就次敘美禹之功及戎狄也唐孔氏

曰四國崐崙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皆是戎狄故以西戎揔之蘇氏曰青徐揚三州皆載夷籙此三國亦籙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略耳○唐孔氏曰崐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易氏曰臨羌西即今蘭州之地河關西即今積石軍之地皆屬漢金城郡渠搜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水經云河自朔方東流經渠搜故城禮三朝記云北發渠搜南撫交趾則渠搜一國西戎又在三國之外如漢之西域亦揔三十六國後為五十餘國云蔡氏曰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於西戎故附於末○總說九州○唐孔氏曰九州之次以治為先後水性下流當從下泄故治水皆從下為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林氏曰禹治水先後之序具載九州之後導山導水是也

此但記九州疆界與其田賦貢篚之詳耳。○新安王氏曰辨其州之封域序所謂禹別九州也。次言山川治水之迹所謂隨山濬川也。次言土田貢賦所謂任土作貢也。而以入帝都之道終焉。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王氏曰導山者導山谷之水而納之川。○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為岍山易氏曰唐隴州汧縣本漢汧縣地在汧水之北岍山在縣西六十里北與隴山接此正禹貢岍山非所謂吳岳吳岳雖同在隴州別自有吳山縣在隴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吳山又在縣西南五十里。○岐荆山說見雍州。○漢孔氏曰此謂梁山龍門西河程氏曰此逾于河者禹自西絕河而東也。



○壺口說見冀州○唐孔氏曰地理志云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易氏曰唐河中府河東縣本漢蒲坂縣雷首山一名中條山在縣南十五里後以蒲坂縣屬永興軍○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河東堯縣東有霍大山周禮職方氏冀州山鎮曰霍山即此易氏曰唐以後晉州霍邑縣本漢堯縣霍山一名太岳在縣東三十里○漢孔氏曰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底柱然在西虢之界易氏曰唐陝州陝右縣有底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縣東北五十里唐太宗勒銘於此蓋禹治水山陵當水者破之以通河三穿既決河出其間有似於門故亦謂之三門山○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易氏曰唐河南府王屋縣本漢垣縣東北易氏曰唐河南府王屋縣本漢如城有南門焉故曰析城○唐孔氏曰地理志云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易氏曰唐河南府王屋縣本漢

垣縣濩澤地屬河東郡後以垣縣屬孟州王屋山在縣北十五里周回一百三十里高三十里晁氏曰山狀如屋○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易氏曰漢志河內郡瑩王縣太行山在西北又在山陽縣唐及今太行山連亘於河北諸州如澤州之青城陵川懷州之河內武德修武以至於河北北境皆太行所經之地故太行在河北為天下之脊○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易氏曰唐定州恒陽縣本漢上曲陽縣屬常山郡恒山在縣北四十里後改恒陽為上曲陽屬中山府有北岳恒山在西○碣石說見冀州○唐孔氏曰入于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蔡氏曰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西傾說見梁州曾氏曰岍與西傾皆雍州山故西傾不言導其文蒙於導岍○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朱圉在天水郡冀縣南易氏曰唐秦州伏羌縣朱圉山在縣西南六十里後廢伏羌為寨入清水縣而成紀縣有朱圉山○鳥鼠說見雍州○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易氏曰唐華州華陰縣本漢舊縣太華山在縣南八里○唐孔氏曰地理志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易氏曰唐虢州盧氏縣本漢舊縣熊耳山在縣南五十里○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文以為外方山易氏曰漢志密高縣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為中岳唐河南府告成縣嵩高山在縣西北二十三里後以縣為登封○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易氏曰唐及今唐州桐柏縣本漢平氏縣之東境桐柏山在縣西南九十里○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易氏曰唐

安州安陸縣本漢舊縣陪尾山在縣北六十里後以安州為德慶府○蔡氏曰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  
導蟠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蟠說見梁州蔡氏曰山形如冢故謂之蟠冢林氏曰漢中記云蟠冢以東水皆東流蟠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為分水嶺○荆山說見荊州○唐孔氏曰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為內方山易氏曰竟陵後為景陵屬復州○漢孔氏曰大別山名唐孔氏曰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易氏曰唐沔州沔川縣本漢安陸縣地屬江夏郡有魯山一名大別山在縣東一百步小別山在縣東南五十步○蔡氏曰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說見梁州曾氏曰岷嶓皆梁州山故岷山不言導其文蒙於嶓冢。唐孔氏曰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易氏曰唐衡州衡陽縣本漢酃縣地岨嶂山即衡山在縣北七十里衡山之南岨嶂特一峰而已自酃縣西北以至湘南縣東南皆衡山也。九江說見荊州朱子曰過九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於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於敷淺原是導岨岐荆山逾于河以盡恒碣之例也。唐孔氏曰地理志云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古文以為敷淺原易氏曰江州德安縣本漢歷陵縣有敷淺原。蔡氏曰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

○總說導山。唐孔氏曰從上而下條說所治之山因冀州在北故自北而始蔡氏曰山水皆原於西北故禹敘山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岨岐導水則先於弱水。林氏曰禹本導川歸海今乃先導山

蓋洪水懷襄故川浸沒雖欲施功無所措手故先以  
高下巨鎮為表識自西決之使東以殺其勢水既順  
下漸入于海川流故迹稍稍可求於是始施濬川之  
功先隨山後濬川其序不得不然○又曰導岍岐至  
碣石然後導河濟之功可施導西傾至陪尾然後導  
淮渭洛之功可施導嶓冢至大別然後導漾之功可  
施導岷山至敷淺原然後導江之功可施○又曰岍  
岐所導之水乃合河濟之流最為奔悍當其隨山之  
初自西決之東自東達之東北則已達于海矣故言  
入于海西傾嶓岷所導之水則未能達海且注于下  
流之地及導川之功既施乃得入海故下文所載方  
是衆水入海之道此則止言至于陪尾大別敷淺原  
而止而下流之  
山皆所不及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唐柳氏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漢孔氏曰合黎在流沙東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張掖郡刪丹縣聚欽以爲導弱水始此易氏曰唐甘州刪丹縣本漢舊縣屬張掖郡弱水在縣南山下唐甘州張掖縣本漢縣得縣屬張掖郡合黎山俗名要塗山在縣西北二百里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百六十里古文以爲流沙者風吹沙行故曰流沙弱水合黎流沙同在唐之甘州即漢之張掖郡程氏曰當弱水壅溢禹導之至合黎其遠而無所事治者固不極之於西海近而無能爲害者亦任其波委之於流沙所謂行所無事也故書於雍止曰既西而於導水不曰入于西海者皆紀實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唐柳氏曰雍州之山有水焉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曰黑水漢孔氏曰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唐孔氏曰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蔡氏曰地志出犍為郡南廣縣汾關山○易氏曰樊綽蠻書載蠻水之入南海者有四西洱河與蘭倉江合一也麗水與彌諾江合二也新豐川合勃弄諸水三也唐蒙所見盤江四也其所謂麗水者綽正指為黑水此黑水一名祿禪江而羅些城北有山即三危山其水從羅些城三危山西南行上流出乎西羌吐蕃下流南至蒼望城又南至雙王道勿川有彌諾江西南來會之南經驃國之東而入海羅些乃南詔吐蕃南北相距之地其西接吐蕃其東接劔南東川之西境正與鄭氏所引地記謂三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者合又與唐志松州賜支河首之說相近則樊綽羅些城麗水之說信而有證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唐孔氏曰釋水云河出崑崙虛李巡云崑崙山名虛山下地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張騫所窮河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其水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為中國河蔡氏曰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磧尾曰悶摩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也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其國西南○漢孔

氏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  
流易氏曰漢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羌中河  
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  
千四百里今以唐以後郡縣證之廓州積石軍在州  
西南西臨大澗北枕黃河河自此東北流一百五十  
里至本州所理化成縣南八十步又東流一百四十  
里至鄯州龍支縣界鄯州龍支縣本漢允吾縣屬金  
城郡河在縣西南六十里積石山在縣西九十八里  
河又東流三百九十里至河州抱罕縣界河州抱罕  
縣本漢舊縣屬金城郡積石山一名唐述山在縣西  
北七十里今人目龍支縣山為大積石山此名小積  
石山河在縣南五十里又東流三百里至蘭州五泉  
縣蘭州五泉縣本漢金城縣屬金城郡河經縣北二  
十里又東北流三百八十里至會州所理會寧縣會  
州會寧縣本漢鶉陰縣地屬安定郡河在縣西北有  
黃河堰又東北流五百三十里至靈州所理迴樂縣

靈州迴樂縣本漢富平縣地屬北地郡縣枕黃河即後魏刁雍開富平艾山舊渠通河溉田之地又東北流經本州靈武縣凡一千餘里至西受降城西受降城本漢臨河縣地屬朔方郡在黃河外八十里又東流一百八十里至天德軍天德軍本安北都護又東流二百里至中受降城中受降城本秦九原郡地漢更名五原又東流三百里至東受降城東受降城在朔州北三百五十里本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三城皆景龍中張仁愿所築並在河岸以遏突厥河水又轉而南流凡三百五十里至朔州所理鄯陽縣鄯陽縣本漢馬邑縣屬鴈門郡河在縣西三十里又南流凡三百七十四里至嵐州合河縣嵐州合河縣本漢汾陽縣地屬太原郡河在縣西二里又南流七十里至石州臨泉縣石州臨泉縣本漢離石縣地屬西河郡河在縣北二十里又南經本州定胡縣西二百步亦漢離石縣地孟門關在縣西一百步又南經本州平

夷縣西四十五里亦漢離石縣地河南流凡四百二十里至隰州永和縣隰州永和縣本漢狐謁縣地屬河東郡河東去縣六十里又南經本州大寧縣凡南流二百里至慈州所理吉昌縣慈州吉昌縣本漢北屈縣地屬河東郡河北去縣六十里又南經本州文城縣亦北屈縣地孟門山俗名石槽在縣西南三十里水經註云孟門與龍門相對即龍門之上口實為河之巨阨今河中有山如槽水流懸注七十餘尺又南流一百八十里至絳州龍門縣絳州龍門縣今屬河中府本漢皮氏縣屬河東郡河北去縣二十五里乃龍門口經所謂至于龍門者也河口廣八十步三秦記云河津一名龍門水陸不通江海大魚集其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故曰曝腮龍門唐孔氏曰地理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林氏曰禹鑿龍門於扶處鑿大使廣袤足容此水而已非謂山橫於前創鑿之也西漢賈讓謂鑿龍門墮斷天地之性過

論也。○漢孔氏曰：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易氏曰：河至龍門縣又南流二百里至陝州陝州之西北對河為華州華陰縣本漢舊縣屬京兆尹太華山在縣南八里河經太華之北故曰華陰地接潼關故桃林塞河在關內衝激關山故名潼關華說又見導山。○易氏曰：河至華陰至此方東流經陝州芮城縣本漢河北縣屬河東郡又東流經陝州所理陝縣本漢舊縣屬弘農郡又自州東流五十里至陝石縣亦漢陝縣地後省入陝縣有砥柱山在黃河中砥柱說見導山。○漢孔氏曰：孟津地名易氏曰：河至陝石縣又東流二百五十里至河南府王屋縣河南府王屋縣本漢垣縣地屬河東郡河在縣南五十里又東流至本府河陽縣本漢舊縣屬河內郡後為孟州南城四面臨河世謂之富平津古謂之孟津武王誓師之地林氏曰：河流湍悍至此稍緩可以橫舟而渡。○漢孔氏曰：洛汭洛入河處易氏曰：河至河陽縣又東

流經河南府鞏縣本漢舊縣河於此有五社渡又有五社津洛水東經洛汭北對郎渚入河謂之洛口亦名什谷張儀所謂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者也夏氏曰河大洛小故言過下文倣此洛說見導洛○唐孔氏曰釋山云一成伍李巡云山一重曰伍易氏曰河至鞏縣又東流經河南府汜水縣本漢成臯縣一名虎牢凡東流三百九十里至衛州汲縣衛州汲縣本漢舊縣河經縣南五里謂之棘津亦謂之石濟津又東北流至本州黎陽縣界本漢舊縣屬魏郡大伾山南去縣七里俗號為黎山漢志魏郡黎陽縣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是也○漢孔氏曰降水水名入河唐孔氏曰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易氏曰河至黎陽縣凡東北流二百五十里至相州臨河縣相州臨河縣本漢黎陽縣地屬魏郡河南去縣五里凡東北流八十里至澶州頓丘縣澶州頓丘縣本漢舊縣屬東郡河在縣南三十五里後升州為開德府省頓丘

入清豐河又北流一百二十里至魏州所理貴鄉縣魏州貴鄉縣本漢魏郡之地大河故瀆俗名王莽河西去縣三里後省貴鄉縣入大名府元城縣又東北流二百一十里至貝州貝州經城縣本漢堂陽縣屬鉅鹿郡枯河東去縣十里後經城入宗城屬大名府又東北流二百一十里至冀州冀州南宮縣本漢舊縣屬信都國漢志信都國信都縣禹貢降水亦入海以禹河東徙故自入海而不入河降水故瀆在縣東南六里○大陸說見冀州○漢孔氏曰北分為九河以殺其溢易氏曰河至冀州又東北流一百二十里至滄州下流故道不復可考九河入海當在滄州以北呂氏曰播為九河者河水至此湍激湧溢故禹不惜數百里之地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九河說見兗州○漢孔氏曰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渤海程氏曰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漢元光三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周漢以前入海故道

不在渤海遷固著周漢河徙見之紀志而記禹貢導河輒自忘之乃謂逆河九河入于渤海臣瓚註從而正之云禹河入海乃在碣石元光始注渤海禹時不注也然則欲知禹河入海之實當從碣石求之○蔡氏曰河自積石三千里而至龍門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略也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厓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處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降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於山其地皆可考自大伾而下水陸變遷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則猶可考也○合沙鄭氏曰河水自雍州之外入雍州之內歷豫冀而至兗入海禹之施功莫大於此又曰洪水之患河瀆為甚而鯀城於東牟堤於魏郡又堤於平原今鯀堤與漢之金堤猶有



存於河朔者大禹治河則順其勢以通之者也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漢孔氏曰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流為漢水嶓冢說見梁州及導山易氏曰嶓冢山漾水所出東流百八十里經興元府所理南鄭縣本漢舊縣屬漢中郡漢水經縣百步漾水至此方名漢水。林氏曰滄浪即漢水異名易氏曰漢水至南鄭縣又東流七十二里至興元府城固縣北二里本漢舊縣自嶓冢東流三百里至洋州洋州興道縣本漢城固縣地屬漢中郡漢水去縣百步又東流經金州漢陰縣南二里凡五百里至金州金州西城縣本漢舊縣屬漢中郡漢水北去州城百步又東流經本州

洵陽縣又東流經均州豐利縣又東流經均州鄭鄉縣凡六百八十里至均州均州武當縣本漢舊縣屬南陽郡漢水去縣西北四十里水中有滄浪洲漢水至此又名滄浪水與東流為漢同義非謂有他水自外而入酈道元謂不言過而言為者明非有他水入是也○漢孔氏曰三澁水名易氏曰漢水至武當縣又東南流經襄陽府之樂鄉縣又東南流經襄陽府之宜城縣凡三百六十里至襄陽府襄陽縣本漢舊縣屬南郡有唐臨漢縣故城又東南流凡三百二十里至郢州郢州長壽縣本漢竟陵縣地屬江夏郡漢水去縣十步又東南流三百里至復州復州竟陵縣本漢舊縣屬江夏郡後改為景陵縣漢水在縣南縣有滲參水即三澁也○易氏曰漢水至竟陵縣又東南流經沔州沔州漢陽縣後置漢陽軍以縣隸焉本漢安陸縣屬江夏郡漢水一名沔水西自沔川縣界流入有大

別山大別說見導山○漢孔氏曰觸山迴南入江易氏曰大別山前枕蜀江北帶漢水上有吳將魯肅祠乃漢水入江之處在鄂州西北○漢孔氏曰匯迴也水東迴為彭蠡大澤程氏曰經於漢派曰東匯澤為彭蠡於江派曰東迤北會于匯彭蠡一江自南而至橫衝兩流與之迴轉故曰匯參配北中與之均敵故曰會彭蠡說見揚州○漢孔氏曰遂為北江而入海易氏曰漢水入江既匯澤于彭蠡又為北江而入于海要之即江水而已○程氏曰漢水自漢中至武當皆東也自襄郢而入江則南也自合江而達于海則又復為東○合沙鄭氏曰漢水源出於塞外其行不下二千里而附於江故不得與四瀆並而禹之施功不下四瀆故與四瀆同紀於導水也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

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岷山說見梁州易氏曰漢志蜀郡湔氐道岷山在西  
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三千六  
百六十里考之唐志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出西  
徼在松州境松州交川縣禹貢梁州域古西羌地也  
江源鎮在縣西北三十里江水之迹始見於此南流  
二百四十里至翼州翼水縣翼州翼水縣本漢蠶陵  
縣地屬蜀郡江經縣二百步南流六十里至茂州茂  
州汶山縣本漢舊縣屬蜀郡汶山即岷山禹導江始  
此又南流經蜀州之青城縣又南流經彭州之導江  
縣後以二縣置永康軍凡南流三百七十里至成都  
府成都府成都縣本漢舊縣屬蜀郡江一名汶江一  
名流江經縣南七里蜀守李冰穿二水成都中溉田  
萬頃縣有沱江鎮以沱水為名即東別為沱者也凡  
江之別出皆為沱梁荆二州皆有此特其一○漢孔

氏曰澧水名易氏曰江至成都縣又南流二百里至眉州眉州通義縣後改為眉山本漢武陽縣之南境屬犍為郡江一名汶江經縣東三里又南流經陵州之籍縣又南流經嘉州之犍為縣凡五百六十里至戎州戎州犍道縣後改為敘州宜賓縣本漢犍道縣地屬犍為郡江經縣東北去縣十步又東流五十里經本州南溪縣有符黑水入江即今南廣溪也又東流經瀘州之綿水縣又東流經瀘州之江安縣凡三百一十里至瀘州瀘州瀘川縣本漢江陽縣地屬犍為郡江經縣南三十步又東北流經渝州之萬壽縣後以萬壽入江津凡七百里至渝州渝州巴縣後為恭州本漢江州縣地屬巴郡江在縣南凡三百四十里至涪州涪陵縣本漢舊縣屬巴郡大江黃石灘一名橫石又東流三百五十里至忠州忠州臨江縣本漢舊縣屬巴郡江在縣南百步又東流二百六十里至萬州萬州南浦縣本漢朐忍縣地屬巴郡又東流

經夔州之雲安縣南百步凡三百一十里至夔州夔  
州奉節縣本漢魚復縣地屬巴郡瞿塘峽在縣東二  
里水中孤石名滪堆又東流一百里至本州之巫  
山縣本漢巫縣屬南郡巫山在縣東四十里江西南  
去縣一里波流迅急或有冒險朝發白帝暮宿荆渚  
其間千二百里又東流至歸州之巴東縣南百步凡  
三百三十里至歸州歸州秭歸縣本漢舊縣屬南郡  
其縣城東北二面並臨絕澗西大溪水南大江有空  
舸峽在縣東百二十里絕崖壁立湍水迅急上甚艱  
險載物悉下然後得過又東流經峽州宜都縣南二  
百步凡二百里至峽州峽州夷陵縣本漢舊縣屬南  
郡大江自歸州秭歸界流入經縣自蜀至此五千  
餘里下水五日上水百日縣西北有西陵山自縣沂  
江二十里入峽口名為西陵峽長二十里所謂三峽  
此其一也或謂巴自有三峽此即峽石又東南流入  
本州宜都縣本漢夷道縣江去縣百步凡三百三十

里至江陵府江陵縣本漢舊縣屬南郡江在縣南十里東流經本府之公安石首二縣又東南至澧州界即東至于澧也先儒以為澧水然澧水入洞庭而後入江又以為澧陵然澧陵在江東南數百里蓋禹貢言至者非山即澤是必山澤因水而得名者今澧州在江南無非山澤寧不可信○易氏曰江至澧州界凡東流五百七十里至岳州岳州巴陵縣本漢下雋縣之巴丘地屬長沙國江在縣北五里洞庭湖在縣西南五十步周回二百六十里此禹貢之九江朱子曰過九江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澨之例九江說見荊州○漢孔氏曰東陵地名林氏曰水經云東陵在廬江金谿縣西北漢志廬江郡亦有東陵鄉蔡氏曰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是也地志在廬江者非是易氏曰江水過九江而後至于東陵今巴陵與夷陵相為東西夷陵一名西陵則巴陵為東陵

可知。漢孔氏曰：迤沚也。東沚分流都共北，會為彭蠡。韻略曰：迤邪行也。易氏曰：江至巴陵，自東迤北。然後北流經岳州臨湘縣北，又北流經鄂州蒲圻縣後，為嘉魚縣凡五百一十里至鄂州。鄂州江夏縣本漢沙羨縣屬，江夏郡江水在縣西南，北對崢嶸洲。又東流經本州武昌縣，本孫權所都，又東流經本州永興縣界，凡六百里至江州。江州潯陽縣後改為德化縣，本漢潯陽舊縣屬，廬江郡又經本州之都昌縣。縣後屬南康軍，過彭蠡湖之口，即江漢水匯澤之地。後於彭蠡入江之處置湖口縣。林氏曰：江漢二水皆發源於西，而東流，漢將與江合，則必稍折而南。江將與漢合，則必稍折而北。蓋江在漢之南，漢在江之北，江稍北，則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復東也。匯即彭蠡不言彭蠡者，蒙上文也。匯說見導漾。○林氏曰：漢既名北江，故此名中江。易氏曰：江至湖口，又東北經彭澤縣，自江州凡五百八十里至池州。池州秋浦縣後改



為貴池縣本漢石城縣地屬丹陽郡江在縣北七里  
又東北流經宣州之蕪湖縣及當塗縣之牛渚山一  
名采石後以二縣隸太平州又東北流至潤州之上  
元縣縣乃六朝所都謂之建業後置陞州又升為建  
康府凡東北流七百四十里至潤州潤州丹徒縣後  
升為鎮江府縣本漢舊屬荊國江閭十八里魏主臨  
江而嘆即此地又東至常州之江陰縣後為江陰軍  
乃江之南入海處潤州北渡七十里至揚州揚州江  
都縣本漢廣陵縣地屬江都國又東北流一百二十  
六里至本州之海陵縣後置泰州亦江都縣地漢志  
所謂至江都入海者也○合沙鄭氏曰江水自梁州  
之外入梁州之內歷荊與揚禹之施功又次於河  
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  
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漢孔氏曰泉源為沆流去為濟易氏曰漢志河東郡垣縣王屋山在東北沆水所出東南至武德河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隗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今考唐志河南府王屋縣後屬孟州本漢舊縣屬河東郡王屋山在縣北十五里沆水所出南行九十里至本府之濟源縣濟源縣後屬孟州本漢軹縣屬河內郡濟水在縣西北三里平地而出有二源其東源周回七百步深不可測西源周回六百八十五步深一丈蓋沆水源出王屋縣王屋山既見而伏東出於濟源縣方名濟水○漢孔氏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為滎澤在穀倉東南易氏曰自濟源縣凡南流一百二十里而入于河自入河處又東南流二百三十里至鄭州滎澤縣本漢滎陽縣地有古滎澤程氏曰滎水之為濟本無他義濟既灌河河盈水溢適在滎地是溢出者非濟水因濟而溢故禹還以元名命之蔡氏曰程氏言溢

之一字固為有理然出於河南者既非濟水則為不應以河枝流而冒稱為濟蓋溢者指滎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滎清則滎之水非河之溢明矣況經所書單立導流條例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脉絡可考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南豐曾氏齊二堂記謂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桓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眾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於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達也齊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然則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奚獨

於滎澤疑哉吳興沈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其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疎痰蓋其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絕河乃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非之顧弗深考耳又曰溢滿也復出河之南溢而為滎澤也滎

說見豫州

按孔氏截河之說程氏河溢之說皆非是惟蔡氏說當就以經證之溢與出字皆特見之例惟其自中而滿故不如荷澤被孟豬之被而有溢之名惟其由伏而見故不如他水下流之至而有出之名一也又王屋之下既見而伏濟源之西平地復見在河北既爾爾何獨溢出於河南而不然二也又濟河兗州至爾雅猶有濟南曰兗州之稱至呂氏春秋猶有濟河間曰兗州之稱使其下流至兗者非

沈濟自來之濟則歷代相傳豈其以無源之水名  
充疆域三要之大河之逕其初與濟伏地之泉  
兩不相礙自濟源至溫入河者固並河東下其伏  
地潛而復見湧溢於滎再出於荷者脉絡未嘗不  
與沈相通

○漢孔氏曰陶丘丘再成易氏曰鄭州滎澤縣東至  
本州五十里又東一百里至汴州又東北二百四十  
里至曹州曹州濟陰縣有定陶鎮後以為定陶縣屬  
廣濟軍本漢定陶縣之地屬濟陰郡蓋古之陶丘也  
一名左城唐堯所居故為陶唐○漢孔氏曰荷澤之  
水易氏曰自定陶縣又東北九十里至於荷澤是陶  
丘在今廣濟軍之西荷澤在今廣濟軍之東北以上  
古濟所經之地自河至此凡七百餘里蔡氏曰謂之  
至于荷者濟陰縣自有荷派濟流特至其地耳荷說  
見豫州○漢孔氏曰濟與汶合易氏曰濟至荷澤即

東北會于汶在鄆州中都縣之地汶說見青州○漢孔氏曰北折而東易氏曰濟自會汶凡北流一百里至鄆州須昌縣鄆州須昌縣後為東平府須城縣本漢須昌縣屬東郡濟去縣西二里又北流經齊州之長清縣本漢盧縣地又東北流經齊州之豐齊縣後省入長清本漢荏縣地濟西去縣二十六里凡二百里至齊州之臨邑縣齊州臨邑縣本漢舊縣屬東郡濟西去縣四十里又東北流經本州之全節縣後省入歷城本漢東平陵縣屬濟南郡又東北流經本州章丘縣本漢陽丘縣地又東北流經本州臨濟縣後省入章丘本漢管縣屬濟南郡又東北流經淄州鄒平縣本漢舊縣屬濟南郡濟南去縣三十五里又東北流經淄州濟陽縣本漢鄒縣屬濟南郡凡一百九十里至淄州高苑縣淄州高苑縣本漢舊縣屬千乘郡濟去縣七十步凡東流二百四十里至青州博昌縣青州博昌縣後為博興縣本漢博昌縣屬千乘郡

濟北去縣百步又東北流入海○合沙鄭氏曰濟之源不出於塞外流不外於中國

###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桐柏說見導山唐孔氏曰水經云淮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也陳氏曰淮自桐柏以上流小無所用導故導之自桐柏始渭洛言自亦然易氏曰漢志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其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今考唐志唐州桐柏縣本漢平氏縣之東界屬南陽郡桐柏山一名大復山在縣南九十里淮水經此山○漢孔氏曰與泗沂二水合而入海易氏曰淮自桐柏縣東流經蔡州朗山縣凡二百四十里至蔡州真陽縣本漢慎陽縣地屬汝南郡淮經縣南八十里北至州一百里又東流至本州襄信縣又東流至本州新息縣南五里凡東流三百里至潁州潁州汝

陰縣本漢舊縣屬汝南郡淮西南流入經縣南五里又東流二百二十里經本州下蔡縣周世宗以下蔡縣置壽春府凡東流五百里至宿州蘄縣宿州蘄縣本漢舊縣屬沛郡淮經縣南七十里又東流經本州虹縣又東流經淮南濠州之昭義縣後改為昭信屬泗州本漢臨淮郡淮陵縣地漢志所謂至淮陵者也又東北經泗州之徐城縣凡四百二十里至泗州泗州臨淮縣本漢徐縣地屬臨淮郡南臨淮水北枕汴河又東流經本州之宿遷縣又東北流經本州之連水縣凡二百七十里入海唐孔氏曰沂水至下邳入泗泗水至淮陵入淮乃沂先入泗泗入淮耳以去淮近故連言之沂泗說見徐州○合沙鄭氏曰淮之源不出於塞外流不出於中國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



入于河

全唐文卷八

卷四

鳥鼠說見雍州漢孔氏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唐孔氏曰釋文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餘其鼠為鼯李巡云餘鼯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云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餘似鷄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易氏曰漢志隴西郡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東至北船司空縣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考之唐志渭州渭源縣本漢首陽縣屬隴西郡今屬熙州有鳥鼠山在縣西七十六里禹導渭始此凡有三源又正東徵南流至渭州襄武縣又東流五十里至本州隴西縣後於縣置鞏州又東流至秦州伏羌縣南一里凡三百里至秦州秦州上邽縣唐末廢徙成紀渭水在縣北十三里又東流凡二百二十里至隴州南由縣後省縣入吳山本漢汧縣地屬右扶風渭水在縣南四十

里凡東流三百二十里至鳳翔府岐山縣鳳翔府岐山縣渭水在縣南二十里又東流經京兆府之渭南同官咸陽三縣凡東流二百七十里至京兆府京兆府萬年縣本漢觀縣屬左馮翊渭水在縣北五十里凡東流二百四十里至華州華陰縣華州華陰縣本漢舊縣屬弘農郡渭水在縣東北流三十五里自永豐倉入河謂之渭口即所謂渭汭也○澧涇漆沮說見雍州蔡氏曰此言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者渭水自西而東之次也雍州言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者散言境內諸水非東西之次也○合沙鄭氏曰渭水源出於塞外其行不下二千里而附於河故不得與四瀆並而禹之施功不下於四瀆故與四瀆同紀於導水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

# 河

熊耳說見導山易氏曰漢志弘農上洛縣洛水出冢  
嶺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蓋禹導洛  
雖始於此而洛源實出於上流之冢嶺山考之唐志  
商州洛南縣本漢上洛縣地屬弘農郡冢嶺山在縣  
西七十里洛水所出又東流七十里至本縣又東北  
流九十里至本州之上洛縣南四十里乃在熊耳山  
之西浮梁之水出焉而注于洛凡四百六十里至虢  
州界虢州盧氏縣本漢舊縣屬弘農郡熊耳山在縣  
南五十里禹導洛始此東流經河南府福昌縣又東  
北流經河南府壽安縣凡四百五十里至河南府河  
南府河南縣本漢舊縣屬河南郡洛在縣北四里又  
洛陽縣本漢舊縣屬河南郡洛在縣西南三里自苑  
內上陽之南瀾漫東流又六十三里至本府緱氏縣  
又東北流七十七里至本府鞏縣會伊瀍澗之水東

經洛汭北對郎渚謂之洛口亦名什谷凡東北流一百四十里而入河澗漣伊說見豫州○合沙鄭氏曰洛之水其源不遠不及渭漢其流之大不過涇沔終亦入于河其行僅千餘里而已而得與導水之列者洛居天下之中與河並為圖書之所古人見河洛而思禹功蓋亦本此

○總說導水○唐孔氏曰所導九水大意亦自北為始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次之四瀆江河為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入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為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夏氏曰上文導山如河濟淮渭洛江漢大略已見故此所導水皆所以結上文而足其義前有導岍及岐則此導川遂及於河濟前有西傾朱圉鳥鼠則此導川遂及於淮渭洛前有導岷岷山則此導川

遂及於江漢皆始終相因之辭惟弱水黑水前無所  
因後無所屬又皆在塞外西北禹先順而導之故以  
冠於衆水之上。蔡氏曰經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  
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者源皆非出於其  
山特自其山以導之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  
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  
也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於嶓江之源  
出於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沅水不言山者沅水  
伏流其出不一故不志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  
九州之外蓋略之也。○曾氏曰水所經一也有言至  
言過言會者鄭玄云言過言會者皆水名言言至者或  
山或澤是也若河之至于龍門至于華陰至于砥柱  
大伾漢之至于大別皆山名河至于孟津則地名河  
至于大陸濟至于荷皆澤名也江至于澧或以為澧  
州多山澤或地名因水也至于東陵陵名也以大水  
合小水則謂之過若河之過洛汭漢之過三

瀝江之過九江渭之過漆沮皆以大水合小水也二水勢均而相入則謂之會若江會于匯濟會于汶淮會于泗沂渭會于涇會于澧洛會于澗瀍會于伊皆水勢之均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未嘗言會濟淮洛之水為小凡川之合者勢皆可均故未嘗言過如洛於澗瀍伊皆謂之會則水之巨細可知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所同事在下林氏曰周禮職方氏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蓋辨之則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車服異宜各得其所而不雜亂同之則車同軌書同

文行同倫各要其所歸而不見其為異故序言別此  
言同也○漢孔氏曰四方之宅已可居許氏曰隄水  
涯隈也李氏曰涯內近水為隄○漢孔氏曰九州名  
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上官氏曰九州之山見於

禹貢者四十有五

岱

衡

大華

恒

外方

南荊

北荊

雍岐

冀岐

徐蒙

梁蒙

壺口

梁

太岳

碣石

羽

嶧

岷

嶓冢

蔡

西傾

終南

博物

鳥鼠

三危

積石

龍門

崑崙

岍

雷首

底柱

析城

王屋

太行

朱圉

熊耳

桐柏

陪尾

內方

大別

敷淺原

合黎

太任

東陵

陶丘

○漢孔氏曰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上官  
氏曰九州之川見於禹貢者三十有六

河水

漾江

渭沅

洛淮

弱水

雍沮

荊沱

梁沱

荊潛

梁潛

衡漳

恒沱

衛

澠

潞

汶濰

泗淄

沂降

涇三澁

澧澧

漆江

澗

瀍

伊

桓

○漢孔氏曰九州之澤見於禹貢者十有二

大澤

雷夏

大野

彭蠡

雲夢

滎

波

荷澤

震澤

豬野

流沙

○漢孔氏曰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

貫唐孔氏曰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此言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諸侯朝天子也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卷傳

卷



○六府修說見禹謨○漢孔氏曰交俱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廬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蔡氏曰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皆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慎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也○漢孔氏曰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蔡氏曰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三等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致稼穡之類也中邦諸夏也蓋土賦有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耳○陳氏曰禹貢書法簡嚴上經每州惟舉一隅以反至此總結之以見九州之所同如宅土惟言於兗雍故此以四隩既宅總之旅山惟言於梁雍故此以九山刊旅總之上經所載川澤雖多然九州之川澤不止是也故九川九澤之滌陂總之上經雖各載達河之道而四方之趨帝都者不止是也故以四海會同總之

六府孔修則非特水土之治也庶土交正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土地無不辨正非特墳壤之別也財物者民命所係一或輕取則民無以生聖人所深謹也故於此又提其綱言之觸類而推禹功之全可見矣

### 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台我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王者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王氏曰封建諸侯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祇台德先者祇上之德先之也不距朕行從上所行行之也陳氏曰台朕皆史氏我其君上也東陽馬氏曰水土已平天子於是封建諸侯共治天下天子又祇是德以先之而天下無敢不從此皆禹功所

也致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陳氏曰禹之甸法達於天下而王畿獨以甸名蓋農事國之本也京師聲名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所聚其民易以棄本逐末制名必曰甸服所以示務本之義制賦必以稼穡所以責務本之實蓋率天下以歸本也朱氏曰里者乃道途遠近之數非方井之里也畿內天子之田其民主為天子治田事故謂之甸服○漢孔氏曰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朱藻曰總入之供飼國馬朱氏曰百里二百里亦以四面各言之百里

者言王城之一百里二百里者第二之百里三四五  
皆然唐孔氏曰總者總下銓秸禾稷與藁總皆送之  
也○漢孔氏曰銓刈謂禾稷唐孔氏曰說文云銓穫  
禾短鎌也○漢孔氏曰秸藁也服藁役唐孔氏曰納  
粟之外斟酌納藁非是徒納藁也此言服明上下皆  
有所納之役省文也○呂氏曰粟穀也有穀曰粟無  
曰米曾氏曰春秋傳云甸粟而納之王官米而藏之  
御廩而九穀有粟米之法為粟二十斛為米十斛粟  
米之辨也周官倉人掌粟入之藏春人掌供米物於  
此可見○漢孔氏曰所納精者少麤者多唐孔氏曰  
其於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遠輕而近重耳  
○孫氏曰二百里以下不言賦粟米不言納從上文  
也○林氏曰上文九州皆言田賦此所載但及甸服  
者鄭氏謂侯綏等所出賦稅各入本國此但據天子  
立文耳朱氏曰自總至米皆公田之稅畿內專言田  
賦者畿內不封諸侯故田賦入天子然五服事各不

同亦舉凡例  
以互相見耳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漢孔氏曰甸服外之五百里侯侯也斥侯而服事王  
氏曰以始有諸侯故曰侯服○漢孔氏曰侯服內之  
百里夏氏曰第一百里為采采者卿大夫食邑之地  
也索至曰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王畿千里之外為  
侯服於此正米地也然考之周官六鄉之外為六遂  
六遂之外有家邑稍地則大夫之采地在畿內也又  
有小都縣地大都疆地則公卿王子弟之采地亦在  
畿內也然則侯服之采其周官所謂邦國間田乎蓋  
侯服百里最近王圻故不以封而為間田天子之子  
弟食采在邦國之疆地世遠族蕃則其采地有及於  
侯服故空其地所以待之謂之百里采者如此○漢  
孔氏曰男任也任王者事言邦者見上下皆是諸侯

之國也朱氏曰第二之百里為男爵之國王氏曰男邦之建欲王畿不為大國所逼而小國易獲京師之助○漢孔氏曰三百里同為王者斥侯故合三為一名朱氏曰三百里謂自三至五為百里者三隨文生例不可拘也李氏曰建諸侯非特此三百里以其對男邦言之則自此以外皆諸侯也○陳氏曰言男則子在其間言侯則伯在其間蘇氏曰男邦小國也諸侯大國次國也小國在內依天子而大國在外以禦侮也○朱氏曰侯服惟言邑國者畿內主於封侯亦互相見也

###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漢孔氏曰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之政教蔡氏曰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綏安之義也綏服內取王畿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間唐孔氏曰周語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

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彼賓服當此綏服綏者據諸侯安王為名賓者據王敬諸侯為名彼云先王之制則此服舊有二名○漢孔氏曰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陳氏曰文教以文德教化也內之三百里接於中國故以文教為準夏氏曰若揚雄所謂五政所加七賦所養揆度文教以經理之也○漢孔氏曰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陳氏曰武衛以武事衛護也外之二百里接於夷蠻故奮勵武衛也然武以衛言保護邦國而已非窮兵服遠也呂氏曰夷虜無常故二百里常奮其武以衛中國以二百里之武衛而能捍數百里之蠻夷蓋因其所居使之守其鄉邑墳墓則人人自盡故二百里足矣後世不明古意秦至發閭左萬里出戍離墳墓棄井邑怨望而行遇敵望風渙散安能為備林氏曰漢魏使夷狄內附入居中國障塞之地故至西晉有劉淵石勒之變石晉以盧東一道賂契丹故至末帝

有耶律德光之變綏服二百里奮武衛以嚴夷狄之  
限實萬世不可易之法也○陳氏曰內三百里非無  
武備蓋以文教為主外二百里非無文教蓋以武衛為主

###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漢孔氏曰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王氏曰於  
此不可用中國之政為之要約而已陳氏曰猶近世  
羈縻州也總其大要而已○唐陸氏曰夷馬云易也  
蔡氏曰夷雜夷俗也劉氏曰夷者稍以夷禮通之若  
春秋杞鄫莒莒是也○漢孔氏曰蔡法也法三百里  
而差簡林氏曰蔡先儒止作蔡字讀然左傳云殺管  
叔而蔡蔡叔註蔡放也陸氏音素達反此宜依左氏  
讀要服二百里為夷則其外二百里亦夷也而乃謂  
之蔡者蓋中國之人有罪先王不忍殺之則投  
於此地故言蔡以示放罪之意其實即夷狄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漢孔氏曰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王氏曰荒不治也又非若要也陳氏曰荒服雖不治然亦率服來王故列於五服○漢孔氏曰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王氏曰蠻之為言慢則甚於夷矣劉氏曰蠻者亦言雜以蠻俗待之若春秋楚越也○漢孔氏曰流移也劉氏曰流如流共工之流輕罪則蔡於要服重罪則又流於荒服所謂投之四裔屏之遠方林氏曰荒服三百里蠻則其外二百里亦蠻也而乃謂之流者以示放罪人之意其實即蠻地也

○總說五服○張氏曰服者服其事也內而甸侯衛外而要荒莫不各服其事於天子故皆謂之服新安王氏曰甸侯綏謂之中國要荒謂之夷蠻則中國之地方廣不過三千里聖人務廣德不務廣地春秋不

治夷狄亦此意蔡氏曰先儒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謂周服里數以相方言或謂古今尺有長短或謂禹以直方計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為制荒服之外又別為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周漢則盡其地而疆理之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

### 圭告厥成功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漸入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禹功盡加於四海薛氏曰聲教風聲教化也振於此而彼聞焉謂之聲軌於上而下效焉謂之教陳氏曰訖盡也林氏曰青徐抵東海故言東漸于海雍州弱水既西而弱水入流沙故言西被流沙揚州抵南海冀州抵碣石至北海

故言朔南暨聲教而終以訖于四海蓋聲教盡加四海也朔南不言所至下文見之也漸被暨皆言聲教所加特變文耳非有淺深○漢孔氏曰玄天色堯錫玄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朱氏曰錫猶師錫帝曰之錫下錫上也玄圭其贊歟王氏

曰禹納玄圭於舜以告成功也

○總說一篇意○唐孔氏曰此篇史述為文發首奠高山大川言禹治九州之山水宮既除定山川次秩

○與諸州為引序自導導至嶓冢條說所治之山言其首尾相及也自導弱水至導洛條說所治之水言其

發源注海也自九州攸同至成賦中邦總言水土既平貢賦得常之事也錫土姓三句論天子於土地布

行德教之事也自五百里甸服至二百里流總言四海之內量其遠近分為五服之事也自東漸于海以

下總結禹功成之事也



尚書纂傳卷四